



明齋先生集

別集下

書

萬二千六

^ 16
2376
26



和
2376
卷 26-26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三



書

擬與懷川書

辛酉夏○辛酉以後往復

竊承前後下教每以世道爲憂而要其歸趣則未嘗
不歸重於言論抑揚與奪之間繹之於心竊不能無
疑也蓋聞朱夫子之訓曰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
好方能得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皆實皆大又久
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
時而只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好之病根矣誠如是
則世道之任安可易言苟未得先好吾身而只欲爲

彌縫掩覆於外面之計則隨吾身所處之廣狹莫不
陰視我為標津而同歸於不好况又為之言論抑揚
與奪以歐之哉然則其所以任世道者適足為世道
之害耳拯以忝在門下之久得以竊觀於所存所發
似或未免於朱夫子所戒王霸並用義利雙行之說
其初蓋未嘗不反責於吾心以為吾所見者僭耳妄
耳比季以來心中之所疑日以益甚雖欲強而不疑
終不可得竊自念以為吾所受於門下者晦翁之書
耳何故與晦翁之書若不相似耶若蓄疑於心而畏
獲罪於門下不以仰質則是為永負門下以及於晦

翁耳茲敢一布心腹倘蒙赦其僭妄而察其衷悃則

幸甚幸甚搔懷此耿耿久矣而曩者門下在危之時
則恐或語句之洩漏以助諉賊之口泯默

不發以至於今稽緩無識常所自訟亦恐鄙見
之誤入留以商度自致遷延伏乞並垂宥諒夫所

謂王霸並用義利雙行者何也請姑先以所發一二
事者明之而論其所存於後可乎竊觀門下道學一
宗於晦翁事業專在於大義其初固將粹然一以天
理自期寧有霸與利之可言哉唯其晦翁之道自任
而大義之名自樹故主張不得以不過自引不得以
不高去張太過故己不能虛心而受益自引太高故
人不得獻疑而發難於是尚同者見親而皆否者被

踈匡拂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災此所以大名壓世而
實德內疚者也此則發於行己者也嘗承教以為退
陶之學一摸晦翁而其剛毅峻截處終似欠闕蓋以
此病於退陶而自處則又不覺偏於剛峻一邊夫主
理則當不期於剛而自剛矣今主於剛自克勇者為
故及為剛所私如居簡之多一簡字也剛而今以力服
人為剛則亦非真剛也是以見於酬酢之間者其於
克己躬行實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誚諷切抑
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刻攻人勝人之語
不絕於話頭至於引繩從違於一言之同異一事之

差互分之又分析之又析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則又
類於少恩之申韓此則發於接物者也惟其如是故
遊於門下者莫不以承望附會為尊賢傾訐險薄為
嫉惡高者慕其名下者貪其利一例學為談論而其
於性情身心日用彝倫之上則皆蔑如也語類論陸
人曰從子靜者箇箇學得不遜只纒從他門前過便
學得恃慢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又曰江西之
學無了惻隱辭讓之心但有差惡是非非其心然不差
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此兩
款正為今日是以在朝則以同異為親踈以好惡為
彼此新舊相傾到處區分而士夫風習之壞不但私
意之橫流矣栗谷先生與李潑書有曰取上不問人
物本品之如何而只以議論之同異定

取舍云云此亦正為今日道也在野則相歆動以勢相怵迫以威緝

言納婚毀人發迹而鄉黨風俗之乖有同潁川之鉤距矣至於州縣之饋問過禮士林之承奉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宛然成一富貴門庭而無復儒者家氣象矣卒之平生親故無一人全其終始使六七十

年墳麓麗澤之地一朝變而為蚌鷸蠻觸之場將未免貽笑於後世則又無異於閱墻之變矣其影如此其形可見此則發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若無晦翁之言則無以信其說然夷攷其實則或只得其名目而其義意則未必相似者有之或先立己意而引晦翁之言以重之者有之其甚者幾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者有之是以人皆外不能抗而內多不服其發於文章者如此昔市南先聖嘗為每篇必引晦翁亦一病也拯嘗以舉似於門下則笑答以為不如是則心下缺然云當時廢服門下之篤信晦翁矣追而思之篤信聖言不如及求諸已則市翁之言豈無所見且臨翁書東來之後其尊信受用未有益於退陶而其後則門下耳然退陶主於依據而其意誠門下則主於引重而其號大於此類亦可以言也平生樹立實在於倡明大義然所謂大義者非可以言語取辦也亦非可以然諾取必也如孝宗初請對等事皆要得君父之然諾其初固有喚以為出處之吝而殊欠至誠去傲之意醒人心聳動瞻聆之效而稍久則無實以繼之是以

所謂修內攘外安強復雪之圖者了無卓然可見之

實事而所可見者只是祿位之隆重聲名之洋溢而

已其發於事功者又如此程子曰為名與為利清濁

類亦即所謂以此所發於外者揆之則所存之一二

亦或可以窺測而言之矣竊謂一則氣質之不能變

也一則學問之不以誠也何謂氣質之不能變也栗

谷先生有言曰矯氣質之法在克己不能克己則無

以矯氣質矣朱子曰己之私有三性質之偏一也耳

目口鼻之慾二也人我忌克之私三也栗谷曰己之

難克者唯忿與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為慾故常屈於

萬物之下夫忿與忌克似剛而非剛無他皆是人慾

故耳竊觀門下之氣質剛德為多而其用有不能純

於天理如右所論故反為是德之病真所謂己之難

克者也由其己不能克故無以矯其病而全其德所

以所發者無不因是病而生出者何謂學問之不

以誠也子曰主忠信而朱子解之曰人不忠信則事

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

又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栗谷先生因以申之曰天

有實理人有實心人無實心則悖乎天理矣一心不

學問之積功一朝奮發洗滌辛葷剷除鱗甲一誠所
 立百志俱貞由裏達表自小至大無往而不出於天
 理于以紹前統而垂後緒以酬初志之所自期者真
 如戶樞之轉耳未知門下以為如何固知此言朝出
 而四面詬辱之言夕集于身而師友之義終不敢默
 默敢此瀝盡肝膈而一暴焉亦感於門下所教世道
 之一言耳昔先人常語不肖曰尤翁突兀處難及汝
 又曰尤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先以朱子書隨事切
 如古人無彼此無物我必欲納於門下實有
 至誠自正又以為非必欲納於門下實有
 聞而自正又以為非必欲納於門下實有
 也惟求吾言之易入而有濟於事其於他亦不暇顧也

又恐論議之或有不較使人門戶各立之患以流弊於後學
 故一切容而不較使人門戶各立之患以流弊於後學
 講於斯際之戎又疑其委曲之已甚而先人之疑其時
 終始不替噫先人於身而後痛專歸之言不復聞於門下矣
 又未見則以門下之病而逆耳之言不復聞於門下矣
 然見則實兼疑於本源之地若使先人得見今日未
 妄復何以仰老於門下而血氣不能老而衰且竊念存
 道者心雖無老少之慮則亦容有不能照管前後者矣
 既如此輩無有真誠愛護者不能為之救闕補綻而
 門生少輩無有真誠愛護者不能為之救闕補綻而
 尚復講張傳會反貽其累誠切痛閱不能為之救闕補綻而
 亦欲卒先心平日之至誠耶伏乞留神澄省倘蒙察
 此微誠而賜之誨答則雖或誤入庶有開牖之望矣
 千萬無任拱俟之至昨於論草廬事也令季秀甫以
 答云今若以情外見斥而執此則區區欲以牛溪先
 生所謂閉門不見人面而死此則區區欲以牛溪先
 月齋遺稿 別卷三

書聲竭不覺至此
尤增惶仄惶仄

嘗讀陸宣公告德宗之語有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僂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而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

之能贊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噫此數段非但人君之所當知凡爲人上者不可以不加意也罪己罪言興亾判然此子路之喜聞過所以爲百世之師者也未知門下以爲如何

又嘗閱退溪集答盧伊齋書有曰昔程先生易傳既成久而不出曰尚冀有少進朱子於章句集註之成平生自修改不知其幾而因一時門人知舊舉疑請質而改者亦不爲少不立私見而能集衆善故天下萬世無得以議焉此大賢事業之所以

為光大也蓋是非之公人心所同然豈可以一己之私見勝排之乎古人真見義理之無窮故其虛心造道之意亦無窮其去取從違之間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平心稱停無所吝執自古論學往復之際非唯難得肯可至有立敵相攻如仇怨者多矣云云退翁此書因著書而發者也然不獨著書事事皆然蓋是非之公人心所同然者固非一己之私所可勝排也或有才學勢力世無當對者則容或排之於一時而後世之是非可復起而排之耶古人之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物我者誠以有

見於此而不敢苟然以自欺而欺人也今此妄見實是積年所得然亦何敢自以為是也若或誤入而有此妄見則剖發蒙蔽打破障礙使之廓然如披霧而覩日亦不能無望於善誘之下也未知門下以為如何

答羅顯道 辛酉夏

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城陷之日先妣即自決而先人微服從珍原君奉使南漢之行以渡江蓋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亂固無不可其時權金

南門故得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

况先人之只欲歸見老親同

死於南漢者乎其終得免則天也雖律以十分義理少無可疑而只為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為苟免而痛自刻責者也且為孝宗大王言之故亦效古人毋忘在莒之意也若其終身不出則實守量而後入之義亦非必以江都一款為之主意也所謂量者量時量己量人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日未嘗以微意示人故人無知者雖以同春松谷之相知其所白先人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者非他只自以違命為大罪也先人丁酉戊戌兩疏盡之矣今人或欲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即何異於指栗

谷以妄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栗谷則猶不免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之不死則初無可死之義孝宗大王批答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言真可百世而不惑矣

答朴和叔兼示羅顯道

昨顯道以所被小紙及所以轉教之語見示甚詳極用感幸即欲奉復且稟鄙見之所疑矣旋念函丈西行而此言新出洛下紛紜可想此中說話又復曉曉則無益於事而只滋頰舌恐不如靜守無辨之戒徐待其少定耳以此顯道許亦不敢詳答矣昨奉手誨

俯念加切且示以善處之方尤以警恐然又不敢即以仰復者非但林俊之太怙亦以所守無辨之戒未能遽破也其後累日反復思之搔於今日開心倒意質疑辨惑者唯高明是倚耳此事非但一身之禍福且蒙教以將未免追累於先人則暗然惘默不以悉暴於高明以要請其處義之道者可謂迷惑之甚矣始乃惕然省悟敢具前後曲折如左不敢有一毫之隱以聽高明之裁教幸乞深諒焉蓋今正月望間權生來訪一宿而去其時新遭木川事拯與之說以為木川事如此如此必是出於函丈門下而函丈不肯

說破所聞之處便引以自當以此要不敢問且使我自問於許璜者亦未曉函丈之指故久不能奉答云且言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全用權數恐是函丈之實病吾欲一質所疑久矣而情義既阻不敢有言常懷鬱結今此木川事又重得罪恐自此終不能有言云云權生之達於函丈者即此言也昨招權生而問之則以為既聞此言不敢不告而函丈遽言曰若以言其先人事而絕我則可也若信草言而攻我則不可云云蓋以不能奉答及不敢質疑者為相絕也然

則今日所謂相絕之言及所謂與草廬合之言恐是
因此而出也草廬別有何相合之事乎只是當初鄙
見以爲兩家胥失而往年函丈之還自海上也往候
于蘇堤其時草廬亦纔歸公州故歸路歷候而已今
年夏草廬自錦山還時委過此中尋院而去云故交
河歸路亦歷宿而已有何與彼相合而攻斥函丈之
事乎二事曲折不過如右而已至於碣銘不溢美之
故有憾云者函丈當初之說也不肖之無此心高明
之所諒也朱子之言呂東萊事者亦函丈中間之說
也高明既知作道理說則更有何言險難之言不美

之語先人之有是說也都不能記得況於出口乎未
知以爲向何人說道云耶極可怪也來教所謂作書
摧謝之云鄙見不能開或輒敢畢布心腹函丈之於
先人自碣銘以來實非一事一言而已至於木川事
而極矣人子之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能不
異於前矣拯之於函丈實不能無疑於本源言行之
間有如前日所論者而不敢講質古人所謂師生者
實無如此之義由是義亦不得不異於前矣以情以
義俱不能如前而自不知其非則雖欲摧謝何以成
其說話耶若直以此意自首而分踈其無相絕之言

則權生所達亦只此意而函丈已認以爲相絕矣安有渙然開釋之理若尋常問候之禮則雖不能如前頻數固不敢廢矣知我罪我只在此處幸於此處更賜提牖俾得奉以周旋千萬懇祝

壬戌

明村答書曰別紙示諭辭直義正不覺欽歎向逢玄石以執事所以處變之道反復質論則玄石云木川語最是緊重而雖曰實出九齋豈可以此有相絕之理尤翁病處及所厭聞之言不可規質其他泛然道理豈無相與講論者耶良答如此則事甚苟且亦非直道終不如不爲之爲愈也良仍曰

尼山之道與九齋不同未知孰是孰非玄石答曰尼山專爲德行凡事縝密家行孝友居鄉謹慎皆人所難及而但言論風節不足由此後學雖有檢飭之美然漸至於委靡九齋德行不足而專尚氣節言論有餘故門下徒尚言語文字彼此俱有其弊金甥昌協曰尼學之弊後有荀氏之慮九學之弊終爲東漢之節玄石曰然矣良曰雖聖賢之道若不善學而惟學一偏則亦有其流之弊况後世乎然尼學之弊未必爲荀氏而九學之流恐難爲東漢之節義也且况本源內外之辨懸殊者乎玄

石又云此則然矣今之所云乃大綱說云云矣

答羅顯道

此中之弊誠有委靡之慮然荀氏之說亦允翁之論也常以聚星亭贊書付壁上說與於後生而亦嘗語及於此中之書矣此當受而加警省焉耳更有何言所謂東漢之節乃過激於義理者也今允翁門下之弊則全是名利耳安能有所謂節義者若以峻於偏論謂之節義則不亦遠乎信乎知言精義之功未易言也然今何敢論辨及此唯佩服良規以自靖而已

答朴和叔

李同甫權致道相傳之語淡感開示雖有欲更請問者今何敢紛紜耶第吾兄所教更不通書者則恐未俯悉也前夏秋間有再三候書只函丈西行之後未能焉昨修新元起居耳正欲遵依前日見教之言而行之非敢有變也大抵前夏承誨屬耳其後安有所變設或有可變之義則豈不又以稟訂耶小事尚不可如此况此大事耶然今不敢縷縷只得自靖而已奈何奈何書中八字之說固以爲草語矣今又何以自當耶平分其過之說則尤可歎寧有函丈論先人事於吾兄而不許拯與知之理乎兄亦每以爲言若

以為訟過者然尋常未曉故敢略及之 癸亥正月二十九日

兩友書只得略復如右不敢淡說者欲姑守無辨之戒也所謂荀氏之說者蓋有由焉向來尤翁之主張時論也先人每規其偏處固以流徇物情見疑矣及其禍作也吾家以不當權位之故不甚被一番人之所仇疾得免於流竄則又以為此其平日之效也遂無端以羣或見斥則發於忿懣之甚者也唯其如此故後生輩習熟傳聞幾於成一話頭矣噫此難以口舌爭也唯看心之公私事之是非而已和叔之於知言精

義工夫當更加著力世道之任未易言也至於木川事則尤翁前後之言實為可疑此亦初豈致疑於自唱而自和耶只意其平日有此私意故門下承望之徒託人以為言而又喜聞而傳說耳今則此中之疑亦漸淡蓋其言初無聞知者打愚則聞於尤翁郭智叔則聞於尹案而尹案亦聞於尤翁之在棘中時他人皆不之知也及此中致疑而後尹案往問其言根則便不言而自當 自以為為吾於鄭載嵩事為人今

月齋遺稿 別卷三 十五 云者實為可疑尤翁致書於光城探問鄭相之意云

嵩者似是實蹟也

打愚以書問之則又不言而若以為

其言出於柳壽芳者

柳即與打愚交惡者也此亦可疑

權致道

郭智叔同問之則又終不言及抵書於拯則又

以為問於許璜則可知

許生拯之素昧平生者也雖欲問之何從而問

之若曰為先人受辱而發則言其所聞之處有

何難事而淡秘固諱若此其周遮耶昨泰仲來

宿為言渠嘗從容仰扣所聞處則初甚難言渠

以為雖不欲煩傳豈於子不言耶則乃言曰當

初草廬傳之矣云云此言尤可疑函丈與草廬

甲寅秋以後無相會之時而此中書院奉安通

文則甲寅冬間事也草廬何由預知而言之耶

函丈之前後所言如此則此中雖欲不疑惡可

得也然此亦言語間事故依和叔所教而隱忍

之耳癸丑與和叔書中引尹鑄詆先入之言而

傍書於江都事四字而還抹之此亦初欲以為

尹鑄之言而實非鑄言故書而還抹之抹之而

使可見以疑人之見之者和叔亦知之故謄其

書示拯而並及四字還抹之事矣今何故反使

拯有所摧謝耶諉於草廬實亦可羞昔日端甥

輩為傳草廬於先人下世後與尤翁會尤翁問

曰美村江都事何以處之草廬答曰兄何爲此
言耶設令未盡於義此是少時學問前事而吾
輩相友則在於學問之後今何可更疑耶尤翁
曰然去夏還自交河時歷顯道則顯道曰李喜
朝傳尤翁之言曰草廬疑美村之不死於江都
吾以爲設令未盡於義乃少時事既已學問之
後則非所可論云云與端甥輩所傳正相反拯
於歸路歷草廬試問其事且道尤翁之言云云
則草廬不覺愕然顧謂端中曰尤公之言每如
此不可說也又謂拯曰幸甚矣尤翁如是發明

則無事矣此翁善觀勢君家似有勢矣爲之一
笑尤草二翁之以一事相諉非止此一事只二
翁自家之心及天地鬼神知之耳他人何能辨
之今此木川事亦諉於草廬者無亦類是耶然
今已置之於不可知之域正不須索性剔出也
和叔乃反歸咎於此中亦可笑也

擬與懷川書

癸亥秋

竊聞近來門下有陳疏引罪之舉

節誤禮部
部辨經之語

而

館學門生相繼伸辨有同曩時云不勝驚駭此事當
初不過太廟追諡之議略有異同而已末梢言官

論事之章略陳意見而已如此而所以應之者若是
重大遂致大臣舉奏斥逐紛紜未知於朝廷於門下
為美事否耶鄙屋之下但有吁咄不得不歸之於時
運也然即今善後之責其不在於門下耶一疏洞陳
異同之不害於和衷言路之不可以閉塞尚同非言
恐是病源
以回天意以扶世道雖似已晚猶可及救蹉過此時
則雖欲悔之而無及矣未知門下之意以為如何拯
自以木川事重得罪於門下之後誠不敢靦然泛論
他事且以學無真得見識窒暗其於門下動靜云為
之間常若瞻忽而不可及以此不敢為講質之計久

矣此事則實恐又為門下之一累非但為一時之是
非且將流於後世故終不敢泯默傍觀敢效肝隔未
知門下終以為如何所欲一陳胷中之所蓄者不止
於此而今亦未能唐突伏乞諒此微誠而進退之也

答懷川

下示拯之與和叔云云者不勝惶悚初不詳知渠意
而妄及鄙見渠亦以為不相悉者而何遽以仰布耶
至蒙幸教之縷縷而至舉孟程之事引諭深重尤增
恐懼不知所以仰對也况 徽號一事是 宗廟已
行之典禮有非人人所敢妄論今尤安敢容喙以犯

不韙之誅哉唯所謂未至於萬理明盡則不害更加
討論之教誠極親切豈但拯之所當服膺實學者之
藥石也義理無窮而人見易偏唯其自謂明盡而便
自主張故往往誤入而不自覺敢不加惕而警省耶
至於下教物外清標四字令人悚慄拯之屏螫本心
庸陋實狀門下之所俯悉也終不敢以虛名仰欺天
日不得不守株跽伏竊附於真人溝壑之義而已若
又加以此名則將何以自容於名教之中哉書末所
教欲言者甚多伏恨未能畢承也

癸亥十二月六日

答懷川

前冬下復書誨諭鄭重銘佩在心汔用感悚第 徽
號一節則既為 國家已行之典禮實非人人所敢
妄論其餘則不但近日事也實有平日常欲仰質之
誠而竊自惟念疾病跽蟄衰陋荒墜數年以來不得
預聞於門下之動靜云為者久矣其於精義微意之
所在末由復以蠡管窺測而至於中間得罪之端則
不翅重疊誠恐款誠未輸疑誚先萃無益於質疑辨
惑之實而適為悠悠者頰舌之資以此不免於一向
囁嚅以至書成而還棄者亦已再三竊惟門下或已
俯諒此心矣及承示諭之勤非不感戢而猶不敢輒

陳安見一暴區區之蘊衷誠意淺薄則自知無狀而非敢媿嬰苟且故為黜昧汨圖之態也亟欲躬進起居安承提命而分外職名猶未禡去舊患咳嗽亦方苦劇無路即遂此誠只切耿耿自訟而已

甲子二月十二日

答朴和叔

尤翁前夏下鄉之後以召命不收之故連呈病狀不得往拜入冬後則已自華陽再有入都之行矣不能就候已累季矣此既不敢有言而函文亦無相及之語有何往復也只今番不誠直之說適以觸發之耳此之欲言而不能者亦恐無益而起鬧耳既以屏螫

為分無一毫報答於國恩而添一爭端於林下誠恐罪戾之不少故默默以至此耳自知難逃後世之議而未知善策者也兄所謂君臣以義合義不合則退者自是經常道理則師生之義亦何異焉只是古無是事而今遇其變耳先人之於不肖父而師耳今不論父子只以師道言之其與尤翁之為師恩義輕重不翅懸絕矣兩師之道不同則一取一舍一從一違勢所固然愚之自靖者唯在此耳先人之學內也實也尤翁之學外也名也此意則曾已就正矣然義理無窮見識未逮幸望兄深思熟量指導以正當之

道俾不至大得罪於人倫與後世則幸甚 甲子

別紙所論謹悉前後曲折不誠直之妄論初謂吾兄不能明白說破於上達文字致 聖明不能無疑於陰排陽尊之說非直指交際之間也其後又得尤翁門下所記香洞問答者見之總而論之一場會合無益而有害矣可勝歎哉無論白地黑地一點之黑能污全白奈何奈何

與朴和叔

頃復尤翁書以為 徽號一款云云 見上 方待此答使畢其說則欲將前後書草悉爨蘊衷而又猶在首鼠

之中矣見令胤書則前日所論義利王霸之書為宋淳錫謫去云向來數季之囁嚅者一朝得達今而後庶使函丈知愚之本心矣且所謂王霸義利者雖未能詳其條目如前日書草而其大意則固不外是若或由是而有開納之望則幸何可言然昨書之往已一月而尚未蒙答未知果以為如何也令胤淡以不密為歎還可笑也此初非欲有隱也只是過於詳慎耳况有諸中者形於外可容人為耶 甲子三月十三日

與朴士元 甲子三月十三日

尤翁頃日鄙書竟未蒙答雖欲更言固無其路而昨

見祖能書則吾之前答和叔所謂機關權數等說及情義不得如前云云之書爲宋淳錫乘虛揆出而謄去云從前囁嚅而未能言者今幸得達亦一幸也若蒙開納則固所願也不然則因而斥絕亦何可避祖能以不密自訟亦可笑也前日長幅之未送者只是所謂機關者之條目耳若竟不能送則只合去之若既知其必不能從而故必投之要以爲執得左契然則此心已自不誠矣雖或有感動之理安能感動哉爲其書者或冀有萬一之合耳豈欲自爲己計也大抵此翁之至此實關時運士林將塗地而後已咄咄

奈何所謂仁人君子云云世當有任是責者否則後必有之如愚則當均受其責者也安能濟得一分也

與懷川

伏聞頃季與楊山往復一紙爲令孫騰去得徹於案下一幸一懼兢悚深切蓋權以鋌有所轉達之後以未見顏色之故更不敢冒犯威尊以畢其說而和叔得聞令孫之所傳亟以相叩故不得不一布曲折蓋其本末已具於其書區區心曲悉蒙俯鑑矣無論僭妄迷惑之無所逃罪即前此囁嚅悶默至於具書而不敢進者實如前書所陳而畢竟不覺爲私論背議

之歸誠意淺薄見識昧昏無非罪也區區下懷不敢
觀縷唯俟進退之命而已

甲子四月二十日

與羅顯道

自作之孽竟至貽辱於先人不肖忝厥之罪可勝自
誅耶然此豈北人之所自為者耶怒其子而及其親
噫嘻亦已甚矣閉門不見人面而死者是為究竟地
奈何奈何方以和叔書示之意為之累日商量矣今
則已歸於虛矣病螫微分於國無一毫報效而添此
紛紜重為世道之累此罪尤無以自贖咄咄而已既
往不須言前頭又不知出場之所未知左右何以教

我楊山書亦付上亦覓答以惠如何

甲子五月四日

辨章之意非所望於吾兄也犯而不校不立彼我即
先人平生心事豈兄未之思耶且以北疏所論二事
言之江都事則先人平生所自引咎者雖蒙 孝廟
聖批以為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之教而先人則
終執一說而不改其處義得失只可付之後世有何
可辨之事也東鶴寺所論則尤翁前日之所不道而
今乃撰出裝綴如此且春翁則不預其會矣如此誣
罔出於中間則尤翁當自辨之何待於此邊之辨明
也以此言之上款無可辨下款無足辨如此而呶呶

與之紛紜豈當於理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安有終
欺 聖明之理只當靜以俟之而已令弟之論真切
的當無以加焉千萬勿以此事為念如何楊山之以
為不可己者亦未知其當也豈以時俗已成一種道
理而兄等欲為之故不之止耶若然則亦非所望於
和叔也千萬與士威溪思夫決且同志之間或有欲
妄動者並痛止之如何小紙所示謹悉既往無可言
唯是前頭處義莫知其善無定力無實得顛頓狼狽
不知其所稅駕今日相勉勵相告戒所望於朋友者
唯在此耳○自程朱門下未嘗見門生羣起伸辨之

事而特盛於近日至於招聚充數者有之誠不知其
可也楊山之使合中外云者溪所未曉也金子昂亦
有何不可從仕之義乎若使先人被罪則猶可也今
直遭一橫途耳而處之如此無乃過重乎若未及疏
則亦乞止之如何甲子五月八日

答朴和叔

從弟子敬之歸謹承二度惠書念之切諭之詳至於
此勤又檢得昔日所惠一紙所以眷眷於牖迷者前
後如一朋友之間誠意篤至先人之行不肖之未能
學者而今見於吾兄感歎之私言不能論此心也第

念鄙札之得徹已三月矣。並春間所復之書，更無所答。雖欲冒進，瞽說其可得乎？且前既不能有言，而到今追呈誠意，索然人之見者，若不以塞責致疑，則必直以爲益肆謗毀耳。以此鄙見，寧欲自靖靜以俟之而已。最後李友以爲前日欲言而從兄而默，今日欲默而不可從兄而言，耶又以旁觀當局爲警，不無惕然。其前纔已修一書以候，以謝故欲得回答之辭氣，以爲語默之節次矣。即得見北人之疏，日來所商量者，皆已歸虛矣。奈何然此，豈北人之所自爲者耶？不肖貽辱之罪，已無可言，而怒其子而及其父，噫嘻亦

已甚矣。到此地頭，不知所以處義之道。唯所謂閉門不見人面而死者，爲究竟法。未知高明又何以教之。緣我無狀累兄不少，又令賢胤替我受謫，尤不能安然。冥行索燭，不暇他顧，幸惟恕諒，詳思見教如何。甲子

答朴和叔

玄石書曰：自宋甥騰簡以來，日夕憂媿，殆忘寢食。蓋其簡所論不無要當，反復者而在城紛撓歸家，病昏卒未遂意，反成今日困兄之資。雖曰無妄所致，夫豈自安者耶？到今唯有追送前書，並及其曲折，庶得以償平日師生之義矣。當時子敬以爲嫌。

難遽發及聞與泰仲所言又謂我則每勸明兄往拜函文具陳本末以釋積阻而方被朴友必令更進長幅殊可為悶仍誦鄙書中諸語云計今送書往拜兩塗必有所定矣抑且因仍泯默姑無動作之舉耶末由縮地尤切鬱歎前日欲將檀弓經傳附以己見冀兄垂採其一二而忙遽未暇又師友錄往在他所不暇詳考今始遂意錄在別紙幸乞商量而善處之所教師友君臣俱是義合之說鄙意亦然但其事之道不同又有如經傳所論者蓋進言於君以犯為主不幸而其君不納重則得

罪輕則放退然而君臣之義終不敢廢也質疑於師以無犯無隱為主不幸而其師不納重則斥絕輕則見踈然而師生之義終不敢廢也苟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然觀之則所謂義合者不過與父子天性對言其有可去之義而已非謂君臣師生則得罪見斥便當直廢其大義也如君臣之任於列國及值禁至於兩師所學不同一從一違紂之世者當別論之教固亦有義然恐到此地位只宜於其賢者而心體身行之於其未必賢者姑勿師法第亦不當以道之未善言之不用遂廢其義也或謂師者道

之所在其果如此者不當謂之師此又有不然者昔周子走避王君貺之拜程子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且如韓子文王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朱子以爲淡得文王心裏事是謂孟津之會以前當以君臣事之師道亦然夫豈可易言乎哉蓋兄此事人多來問弟謹答之曰某兄若不及其意於函丈只作書鄙許固未爲善矣今其辭意不出於前日權生所致又乃因鄙淡叩而發則庸何傷乎問者亦頗領會第聞權生實不敢盡傳兄言而所騰之簡已遍於中外人雖不非其辭意者皆曰是於

師生之義何如也至於驪台諸公極辨機關之說不出於同春其他則以謂此欲指爲僞學又曰並與全體而棄之其終必不但已慮何可言慮何可言大抵古今經史中無值此等事變之人弟子之規其師以致相貳者唯有寒暄先生第亦微略甚矣師之善待弟子終始保全其義者如程子所謂故人情厚不敢疑固爲忠恕之至也如楊子直路德章輩怨懟疑怒靡所不至而朱子乃爲之曉譬慰解至欲將前書一一供答以聽裁處苟非大賢和公平公正之道能如是乎

如孔子之於冉求必公義裁之故所處各異然

己絕之而使門人正之猶不絕也

以今泮古寒暄所責者小程朱所遭者亦不過爲自己途境焉耳兄之所擬獻忠於函丈雖出至誠直是大段道理幸而聽之則善矣不幸而不聽則所係已重進退俱礙不但爲見絕之權輿矣此鄙人所以雖知過則當疑問實爲師生之正義而乃以勿進長幅累稟者也到此地頭送書往拜之間厥終所以自靖者亦只當處其厚而不處其薄蓋無論事之大小程朱以師而處其弟子如是忠恕和平而兄之所處倘或與之相反非唯未允於一時物情恐有所歉於後世公議

誠以函丈所失雖非偶然在今老兄自靖之道尤宜十分正當故耳第未知於高意如何

所謂更相反復者蓋以王伯義利之說淺淡容有可商量者故耳第今何敢容喙於其間耶數日前李姪喜朝來問王伯云云答曰明齋自有所見以吾見之未知其必爲恰當問權數機關曰若彼師友論議之間吾在遠無以知之但如昨年訛言劄子不直救光南而意頗周遮人或以此疑之矣答曰此則以大臣參涉其間故如是非有他意也問同門之人欲貽書於明齋詳問王伯以下諸說如

明齋遺稿 卷三
何曰彼必不肯條對恐無益也問師門諸人當何以處此曰尤丈明齋必皆有自處之道爲門人者當觀其末終爲之切不可妄動也問門下亦將何以處兩丈也曰吾之看尤丈本不如君輩之推隆近來雖多未決處要之以師友長老待之數十年今豈宜遽從其薄乎如明齋書中之言假使少過決知其非大故向後相與之際自無與前差殊之理况其意出於爲師之至誠則尤非可問者矣答曰未見其必爲至誠處是可慮也鄙問曰此事前頭當何出場答曰同門諸人方力辨付黃之誣以

此推之似姑無所猷爲第如崔慎者有不可知矣鄙又問曰聞武王之說行於世云君亦知之否答曰聞之曰吾嘗以爲師生之間與君臣相似苟推而言之如王勉云云者是也但其命絕否誰能分明曉得此所以與其不知寧處其厚之說也前日與尹令子敬偶言及之無乃因此翻騰耶答曰姪與君輔輩亦嘗有此言恐未必專由於此矣厥後養以來見爲兄憂之亦淡蓋其自處從厚之意與弟見無異其餘朋友之言姑無所聞者耳○此事爲兄思之至淡未有明證然以正義言之集說劉

氏之訓可據以先儒事言之程朱之處門弟者可據以比類言之武王之義可據夏乞以此參商善處千萬弟所自恨者初不能即加往復又不能淡藏其簡徒使此書爲後事無益之空談也○同甫又因他逕聞兄別幅中先人之學內也實也及一片黑地混盡全白之說請見其紙弟亦不免立約而示之矣蓋其前泰仲問於殷兒乃以不知答之云此則再三請之不得不如此誠不知何故又有此事也可怪可怪

明村僂至又蒙賜教大小累幅殫竭無餘感服至意

銘結何已昨者鄙見既未有言於前只當靜俟於後到今貽辱先人之後則尤難以靦然抗顏唯杜門省愆之外恐無他道理幸夏思而教之如何若北人之疏自是渠之所爲則其誣捏裝綴者有不待此邊之辨明而自有破綻之路不然則極有難言者奈何李同甫所謂慮非至誠云者不覺汗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苟有至誠則何至於此乎自訟而已從弟與泰仲所言未知云何而以我無狀累兄多矣寧有又以棄疾之意也既往都無可言而無定力無實得直恐前頭抵當事變不過將益入於坑坎離索孤陋

無與開發而書尺往復末由盡意亦復奈何士威顯道辨章之意千萬不是而高明亦何以謂不可已耶先人若至於被罪則猶或可也今所遭只一橫逆耳且江都事則乃平生引咎者也無可辨山寺事則誣也且似有他意無足辨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何必嗷嗷與之紛紜耶二友許懇止之兄亦勿以外視如何別幅檀弓以下至師友錄諸條經權諸意無不備具而無如鄙人之處於父師之間者兄以爲既定師生之分則無論恩義輕重皆與君父一般耶此處幸更明教如何固知此等講質益吾罪戾兄意亦以爲不

韙而荷兄傾倒已盡而只此一著猶有疑晦故不得不瀆溷此處打過則無所礙矣無我負人之誨謹以銘諸心曲矣

答懷川

懷川書曰高明所與和叔書前月偶爾奉見矣噫真藥石也蓋自早歲妄竊有意於爲己之學又從師門得聞此事必須讀書以明理克己以祛私此二者是其實功非不知如此而氣質偏駁行又不力其於二者蓋無毫髮近似者理旣未明則以利爲義者多矣已有未克則物欲常行矣或至急衰

處不知不覺全出於人欲者多矣每自點檢則其於爲己之學不翅北轅而適越矣每中夜以思不覺媿汗沾衣今高明所指皆是實病而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者尤見其過與而太恕矣然奉讀以還如鍼割身不覺有警策圖新之意其爲受賜多矣比如病人沉痾將死忽有良醫投以神丹妙劑得尋生路則雖未知良醫本心果出於愛己而其爲惠則何可量也惜乎衰病垂死不得刻意用力終未能大受陰功也噫旣受大惠則豈可無相報之意請以奉疑於心者相質焉此漢果以文字之過

得罪於先丈而終不能開惑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絕如朱子之云則其爲處義豈不光明灑落而見絕者亦且知罪而心安矣今不此之爲顧乃羈縻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蓄之於方寸之間隨處觸發或不知裁未知君子處義之道果如是否乎且自惟念自有文字草定以來高明之欲使改正者無不奉徇終至高明之已而後乃已未知所以得罪者在於何處耶至於木川事此高明之所淡怒者然反復思之無論其言之虛實其事之有無而蓋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蓋出於尊尚

先丈之意也當時聞高明有不平語亟以書自訟其罪自謂或蒙原恕矣今乃有大不然者此則愚迷之見尤有所不能曉者矣雖然此漢專無涵養之功本源之地昏昧錯雜此既如是其見之言行者何由而得其當乎高明所論正是頂門上一鍼平生得此於士友間蓋無幾矣以此警勵庶幾偶然不死則或有一分桑榆之功矣不幸有崔慎者北方無知人也忽然露章無倫悖理之言無所不至云極令人惶恐媿恐殆無以舉顏於人也雖亟以書叱斥然遂事勿說矣奈何奈何自聞有此添

一大病似爭十來季喘息奈何凡此前後所言若不出於肝肺則天厭之天厭之矣所欲言者不止此而垂盡之喘危憊已甚口呼不能接續其所究宣亦無倫脊唯高明憐而察之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此云云必不出於詐偽甲子五月十日也

一自權生轉達僭論之後常切惶悚及聞鄙札之轉徹則雖惶悚彌深而積年嘔喘而不敢進者得備聽覽又竊自幸以為倘蒙門下大度包納或加誨諭則只此一事足以增光於盛德而區區迷妄之見亦庶有開悟之路矣忽聞北人疏出則又悼心失圖為門

下咄咄不已不但不肖無狀貽辱先人私心痛刻而已父子師友首尾四十餘年畢竟至於此境心神如失寢食殆忘惘然不知所以處義之道方欲以古人所謂杜門不見人面而死者爲自靖之地而已不料門下復賜收恕有此辱復而所以開示德意牖發迷衷者至於此勤奉讀以還不勝感激果知範圍之大有非小人之腹所可量也况以言善自保以天厭自矢以無倫悖理叱斥北人噫門下之言及此而猶欲自設畦畛蘊情不發以終自絕於長者則門下不負拯而拯實負門下矣茲敢因下教之言而一一供

答以俟裁處觸忤忌諱有不暇避倘又蒙門下平心易氣而舒究終始則豈獨拯之私幸而已下教曰高明所指皆是實病雙行並用尤見過與而太恕云云此實出於點檢省察之餘非苟自謙貶而已則區區妄見或不無有警於心下矣不勝幸甚嗚呼妄見妄論不止於此也此只是大綱說耳其詳實在於辛酉夏擬上長書而至今不敢仰呈者實是誠意淺薄之罪也蓋昔先人之於門下實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之病而本源之地則未曾致疑故隨事責備必欲卓立無瑕以爲吾道之宗主雖言不見信

或未能自盡而中心惓惓則未嘗改也不意到今妄見未免致疑於本源之地不唯氣質之病不能矯革而反有以長之此所以僭有此妄論者也噫門下一身之所擔負者爲如何哉自任以晦翁之道自樹以春秋之義爲一世薦紳章甫之所倚靠者今幾載矣千里之謬始於毫釐九仞之高虧於一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若使後世之尚論者萬一亦有如拯之妄見妄論者則豈非大可痛惜者耶區區愚慮誠在於此而既已見阻不敢發口抱茲耿耿常懷鬱結故其與權生相語者只如齊人妻妾之訕於中庭者而輒

轉得罪以至於此無非見識昏昧之罪也昔季進拜於蓬山棘中也蒙門下責誨以爲先丈之於朋友必盡誠相告子則不然可謂失先法矣拯謹拜受奉持於心曾至今不敢忘而所具一書猶且首尾憂畏不敢即暴荒墜先矩此又罪之大者也良醫本心非出於愛己之教亦不敢分踈此古人所以有未信則以爲誨己之訓也此所以具書有年而不敢徑進者也慨然奈何下教曰此漢以文字之過得罪於先丈而終不能開惑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絕云云又曰顧乃羈縻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蓄於方寸之間隨

處觸發或不知裁云云不勝惶恐之至噫告絕豈是容易事耶范忠宣之不能辨於歐陽公則况無狀之於門下耶前日權生之轉達也亦有此教云夫以情義之不能如前者皆謂之絕則世間交際之間其不絕者幾希矣且其為此亦非敢有匿怨忍垢因仍苟且之計也門下之言及此實不知所以仰對也然若以與和叔書云云者為出於不平之觸發者然則實非拯之情也夫不平者私情也論學者公議也拯雖無狀豈不知天下後世之公議不容以匹夫之私意有所掩蔽而敢有此意耶此只是妄見之誤入者耳

若謂之以有不平之意故所見之誤為不平之所蔽云爾則拯亦不敢自以為是矣蓋前則拯見疑於門下而不能奉解今則門下反見疑於拯而亦不能自解唯其有疑如此而不敢早言如上文所陳則亦莫非無狀之罪也下教曰自有文字草定以來高明之欲使改正者無不奉徇終至高明之已而後乃已云云夫上文所教終不能開惑者是指不改總論之事耶若然則又何以有無不奉徇之教耶請敢更布曲折蓋文字請改者前後凡三度其初甲則不肖之自請也其次丙則拜於棘中時門下自許以改賜也其

終戊則亦門下使之更呈也其初請改也未蒙改惠且教以此事不須汲汲故實不敢爲再請之計其次許改也又有多少往復而末梢只以姑依和叔所籤爲教且有弱不敵強山嶽遞用等戲語奉託先銘在拯豈非重事而其見戲如此則安敢有三請之意乎其終惠書使之更送草本而拯意旣懲於前未敢卽呈則和叔以爲不可以改本之無甚變動而先自阻於長者故不得不仰呈矣其後果只改得若干字而仍有依來意竄定之示矣以此自不得不止耳非以爲更無所欠也非但無所改而已再三許改之教亦

歸於不誠則此亦無可如何者也然不但文字事而已門下之於鄙家雖一事之微細一言之疑似苟有可害於先人者則無不纍揚於後生私心常切怪歎以爲何故如此也且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敢發口矣今不得不畢陳之門下常引故金尚書言指先人爲忍人如此大段不近之說尚且不擇虛實輕以語人則人子之心安得不痛刻乎此豈但文字事而已耶此區區私情之不能如前日者所以無所逃罪者也然義之不能不異於前則又是別事也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今也有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

敢質款誠未輸而疑謗先萃

如曾論草廬事令季瑞山以為此欲執草事而

病門下勸勿作答之類

自古師生之間實無如此之義矣是以

區區年來所自悶者外不能信其師內不能信其心不能無惑口不能有言表裏矛盾心口不應以此寧欲泯默自守唯以不添紛鬧於末路以重世道之累者為庶幾寡罪之地而已而不知不覺陷此坑坎將不得自拔則莫非學無實得中無定力外襲虛名內失本分冥行擿墮以至於此耳復何言哉復何言哉下教曰木川事高明之所深怒者無論其事之虛實其言之有無蓋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出於尊

尚先丈之意今乃有不然者尤有所不能曉云云此事前此未嘗一舉今請盡之蓋先人當時之事先入前後陳情之疏一一自列而孝宗大王至有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之批矣然其得失是非自有後世且人各有見若論處義當否而公是非之則雖子孫有不敢私致憾於其間者今此言則不然自甲寅至辛酉八年之間自此中及木川鄰近之處了無所聞而忽自門下傳出意者以告於門下者陰懷疵病先人之意故託他人以播其說使之紛然辨詰之際作為一場詬鬪耳以此誠不勝痛心欲請其言之所

出作書未及上而聞人已仰問者而門下不賜說

破反有自當未安之教

即所謂吾因鄭載嵩事得造言之語也

云故不勝惶恐竟不敢呈而惠書有問於許

璜之教矣然當初致疑於門下者誠有由焉昔日門

下之與和叔書引某人恚詆之說而傍書於江都事

四字而還抹之若是其人之言則既書而還抹之者

何也抹之而使可見者何也其後草廬之孫李甥端

中言先人下世之後門下與草廬會門下以先人事

問之曰美村江都事何以處之草廬答曰兄何為此

言耶設有未盡於義者乃是少時學問前事耳吾輩

相友則乃在學問之後今何可以此為疑耶門下即

然而從之云往年夏李君喜朝傳門下之言於一士

友則其問答正相反以門下之問為草廬之問而以

草廬之答為門下之答此誠非外人之所能知也而

其有此事問答則可知矣且聞遊於門下者往往以

此事為疵病先人之口實或有肆言而無所顧藉者

如此則設使其言出於木人亦承望門下之餘論耳

其後打愚奉問則若以其言為出於柳壽芳者云木

人奉問則僞以造言自當云有書於此中則以為問

於許璜而最後秦仲奉稟則以為聞諸草廬云夫如

是則迷惑之心雖欲無疑何可得也此所以敢有云云者耳言端已發故不敢不悉彙前後心曲伏乞矜察幸甚然此數款只是私情之不能自釋者耳與上文所論妄見者自爲兩件之罪非敢蓄此不平於內而隨處觸發於外如下教所云也未知門下終以爲如何噫病螫餘喘虛名上欺分外蒙恩至於此極終未有仰報涓埃之路而當此世道潰裂之時又作一場紛紜於其間一身顛沛有不足言而貽辱於亾親貽羞於聖朝生而負心於忠孝死而得罪於後世中夜思之誠不知置身之所也自遭此事以來已

定杜門待盡之計矣又感門下縷縷之教不得不

一彙而賤疾沉淹訖未自振且不敢靦然抗顏於門牆

敢此伴書替伸下悃尤不勝惶悚之至

甲子五月十六日

懷川答書曰日者病中聞有崔事極用驚駭力疾

作書亟謝高明然旋恐語無倫理得罪高明者愈

甚矣茲蒙縷縷下答感戢之餘還淡喜幸切欲逐

一供答而半入鬼門精神昏惑有意莫遂可恨來

書不能目觀使兒子與孫讀而聽之至兒子奉稟

則余曰聞之草廬一款兒子大驚曰實無是事凡

世間言語如此者多雖一一供答而言者徒歸誣

罔而聽者以為矯飾以故復絕意於復為高明露
此悃悃只有抱此以俟百世之公議而已甲子五月

答朴和叔

玄石書曰向來陳章勢所不已屬當有追還職秩
之請仍附其尾意謂吾輩於今日朝廷義不敢隨
事辨論只得冒陳其相關於自己分上者耳以此
辭旨歸趣殊未明快亦知其必有甲乙之交誚矣
果於十三日筵中重被兩相相繼攻斥以至 聖
上亦以為非則下情惶慄殆不自勝或言兄事因鄙疏更重蓋
舉世謂之報復而鄙風至於顯道諸友又多不滿
獨不然故也理或然矣

之意昨纔以書詳道本意未知見後以為何如也
蓋聞廟堂之意大以鄙引寒暄事為非的證是誠
可笑凡事義理雖或有當而必得古人可據之文
然後人心曉然矣鄙意正為此故寒暄詩意雖不
如尊兄所論全體之學本源之病之重且大然彼
亦以平生出處之大義言卒至相貳則其間固不
甚遠而觀者不思大體之可據而徒以非的證斥
之未知諸公於何討得十分親切底事例耶今承
第二書末端所教殆類於是不勝傾鬱兄嘗以兩
師一善一否而不知取舍之衷為言弟敢以寒罔

所處於退溪南冥者奉告亦知吾兄之必以為非
的證也然自古及今絕無這等事例而其能相近
者如此安可不以此量度比較而處義於其中乎
如朱子之斥象山甚矣楊敬仲以下亦多以書
尺質問者况於所師之人其可輕有取舍耶愚
請以師弟怨德之道推以明之觀兄之意似以父
子君臣二者固有至性大義與天無極而師則非
如孔子之於顏曾者不可泛同於君父其處變之
道亦當準是云耳夫師弟之義檀弓所記固以極
至者言以該其餘矣雖以程張所論言之服師者
有如父母兄弟朋友之別云者固已和心喪三季

在其中大義之相關推此可知然則恐難以情義
淺淡之說遂直謂師獨異於君父也苟為然者當
服期季以下皆不得與此是將目之以師弟而不
為左右就養不為無犯無隱不為服勤至死只管
量服功總而已古今天下豈有如許道理如近世
栗谷大功先先生服慎齋小功矣假令栗谷慎齋
有過兩先生自以不得心喪三年終不行無犯無
隱之道而兄亦何以而藥子所謂生三事一者其
欲獻長書於尤丈耶而藥子所謂生三事一者其
為偏枯不仁甚矣然則為師之服雖異而事師之
義實同不待顏曾之於孔子而分義之嚴已明也
且惟吾夫子以直報怨為教而小學又有恩讎

分明非有道者之言之說然皆以己所處而言耳至或事關父兄容有不得已者然尤翁於先先生乃數十年道義之友也於兄為數十年道義之師也推隆親厚一世無兩而其所相激者乃礪文之全用狀語也後書又有內外之說也又有山嶽之說也近來又有木川事而昨見兄答尤翁書又有金尚書事矣生平尊仰如此今則有許多阻礙此正兄所謂情義不能如前者理勢亦然也然以愚揆之全用狀語及山嶽之說皆以鄙文為病欲其有所開悟則似非專當於本家者也內外木川

金尚書等事雖曰三說其歸不出於江都一款則此恐不當辨又不必辨也何者世人遇事必欲伸辨者為其或能亂真而饜人焉耳今則不然先庭自訟之深樹立之卓著於上下耳目本末焯然尤翁云云祇見其為吝於與善薄於故舊豈能有損於幽光之萬一哉至於內外之說尤草二丈既已相諉不必深究木川之事尤翁亦云出於尊尚先丈則又奚必旁推默蓄俾到此境耶其果如此處之且於存訊之節議論之際一用公正和平之道則兩間情義雖不能如前而其契好師弟之道自

有斟酌不至於大段乖隔此誠平日所以奉請者不啻鄭重矣兄乃反以極言竭論為主語意深切無一顧藉雖曰隨問而對辨其歸輒以敵己下所不堪者行之於函丈大老不爲疑似請質之辭而一一直斥篤守不疑無異告絕之書則事理至此決無餘地雖亦自以爲誠直之道而恐於君子怨德之報禮義之衷語默之當所失非細也是不唯與區區奉請之意自成遼越其在昔季論碣文時間舉先庭遺意相勉而每蒙肯可及兄近貽顯道書止其上章伸辨者矛盾益甚豈亦前則可行而

今則不可門生則可行而爲人子則不可耶至於長書一節實爲師弟大義之所係時節雖晚而道理自在見識雖或未的而誠意可見尤翁雖不開納而公論可俟如以利害參之亦必與答書中歷數心術隱微之過者有輕而無重此又前書所以申請者意更切至顧何爲而不於其時並呈使觀者益疑於私怨報復之發而終無爲師忠愛之道耶凡此裁處皆非愚滯所能曉然者且念老兄遭父師之逆境處天下之大義實爲古今之所無者正宜稽之經旨律以賢軌思量權衡庶幾自行其

厚而不行其薄得其中而無過不及以為斯文後世之標準而卒乃不然一則以直告為義而太涉迫急一則以自明為嫌而終歸欠闕進退不得其當夫豈所望於兄耶如弟所處蓋有難平者當初陳章曲折顯道必已奉報矣原其大意只欲據己所知而明兄之不專出於私怨者筵中諸公雖不並此條斥而聖意必有所左右況今薦紳章甫如見兄書類必多以私怨為言然則所謂愈與李賀俱得罪者又見於今日而其為得罪不徒在於士夫而在於朝廷矣○兄之前書雖如此其下若

結之曰愚以人子之至情識見亦未明徹凡所奉疑者未必一一得實願門下明示曲折使愚有所覺悟者於其理到處不敢不服云則事長之節處變之道俱為允當矣然此則已無可及未知向下凡百將何以處之鄙料過近之後別為一書以致遜謝之意似不可已矣如何義利王伯之說於顯道書猶未明白蓋鄙意尤翁之病雖如兄言亦只是為此學而不能克祛已私以至於此耳觀尤翁言亦似放此矣非如陳同父之學知其為義利而雙行之王伯而並用之以優其功利之計者其名義位置

迥然不同而兄乃混而加之故弟意如是耳

多少誨諭傾竭至此雖極昏塞敢不領悟盛疏旨意本自分明有過之無不足顯道諸友之見可謂不量况如牛溪癸未之章何許重大而欲以比擬耶此則將重吾罪戾矣惶汗無地也懷川復書語不知裁有同狂妄俯責誠是然此皆前此蘊結而不洩者故既已發端不覺其至此耳蓋抱此疑結不以實吐無時可解故寧因言端之發而一暴之或蒙旋賜開諭則庶有釋然之路及承回答之落落方又悔訟而無所及矣然唯其不敢告絕故有此縷縷若果告絕則便

當閉口安有許多耶兄以爲無異告絕之書恐未諒也又謂與止上章伸辨之意矛盾鄙見則不然上章伸辨者爲訴於朝廷而彼此角爭也復書論列者爲辨於函丈而屋下質難也兄何以比而同之耶至於擬札之不敢並呈則非但嫌於自明也前此已及具書之意而未蒙索見竊恐又以爲謗己也既已途見疑却則義難強進雖使強進必未開納既未開納則適以彰其過益其累而已豈區區當初效誠之意耶以此不得不只陳不敢徑進之意以俟其進退而已時論之以私憾聲罪固已甘受雖使果進擬札又必

以爲私憾之故有此懟筆寧有以爲效誠之理乎愛憎旣變嘖笑皆醜君臣之間亦有焚章之義則高明之以爲必可冒呈愚所未解也然尊兄旣以有此擬札至於上達未知何以復於長者耶若長者使之進之則在長者爲樂聞過與人善之美而此亦方有效誠辨惑之路矣今日所望唯在此耳大抵義理無窮意見難齊此外疑難之所欲仰復者何翅塞曾而一則恐又累兄一則恐又添罪竟不能吐出懲羹吹虀奈何奈何書末所教鄙書結語之意事理固當如此而慨乎迷暗未及見到乎此也追謝之書則纔已修

封略如所指之意而猶不無趑趄矣今以呈似但聞鄙書已發於洛下以高明之知我之心而猶如此看則他人可知又必有爲北人之爲者矣方又惕俟耳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三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四

書

與懷川

泰仲所傳之言甲寅冬以後則門下實無與草廬會
合之時故其時固疑泰仲之誤聞矣其他辭說本不
敢縷縷仰溷而積季蘊結而未能吐出者不覺因下
教之及而一暴之觸突威尊無所不至惶懼危悚追
思病悸只自罪訟而已至於以俟百世公議之教又
極惶恐不知所諭夫區區所仰復者只兩件事耳所
謂妄見妄論者則無他也果是誤入而全妄則一毫

無損於盛德矣倘或不至全妄則亦不無助於溪省
密察之一端矣倘或辱賜反復則當益以擴發迷冒
而亦有開悟之路矣何至遠期百世之後哉所謂先
人事不肖私心實不能無望於門下故不得不罄訴
心曲耳既以昏昧之見識蔽於悶迫之私情凡所妄
生疑惑者豈皆得正若蒙門下追惟舊義俯察人情
平心舒究而曲加哀憐則幽明受賜疑結俱釋只在
門下一言之間耳尤何有待百世之事耶區區下懷
卽欲更陳而誠懼煩瀆不足以道達微誠而又重罪
戾赧赧遷就又涉數旬喪病呻吟之中此心耿耿何

時敢弛茲布一二彌增惶悚之至

甲子六月二十五日

懷川答書曰前書疾甚時乍看全不省首尾如何
其中兒子云云者適其時兒子在傍謂無是事故
略及之非敢有分疏之意矣比來竊詳前書之意
若以愚或將變改前說自致於無罪之地故申束
甚嚴者然愚不敢如是也竊嘗受教於先師則以
爲顏子犯而不校非是內懷怨怒而外爲謙遜實
出於誠心謝上蔡聞過慙惶至於汗流雖以秦少
游之輕佻聞伊川說而面色駢然愚雖無狀不敢
始爲矯飾而終又反復也竊恐高明慮之過也當

初愚以崔疏爲悖者夫一事致死何等師弟也須如孔顏然後乃有畏匡時問答而今以醜差體段混並於父子君臣之大倫以爲脅勒之計其心不韙故鄙書云云矣大抵尊之前書語意豪健令人悸怖茲承前月廿五日惠書則不翅減十七八也然前書之意終有所不敢知者既曰其於先文事無不暴揚云而又曰豈不痛迫又曰痛刻云則是視以父兄之讎也然而以指摘瑕疵之說爲出於愛惜既有痛迫痛刻之心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也豈高明慮人或疑指摘之言全出於怨忿之私

故爲此愛惜之言以解人之或疑耶今日迫刻之云雖與春秋禮經所謂必報者有間然引義告絕則決不可已也何也歐范之契可謂至淡矣然於范碑歐公果若以無爲有則朱先生以爲忠宣當沫血飲泣引義告絕今日高明怨怒之事奚但以無爲有而已耶若以朱先生說爲非道理則己不然則豈非可疑之大者耶愚迷之惑終不能以自解也且前書所謂金尚書云云高明何忍提起此說也當時金尚書每血泣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同氣不得從容就盡而謂出於先丈之

倡之故言不知裁矣愚之對人說此曾未記得豈
我或哀其至情痛迫而說人之際不覺其誤觸先
丈耶若是則負犯爲不少矣高明之怒不亦宜乎
至於木事則聞高明與打愚書與貴院答木之文
相左而且見前日所從聞之人憂恐徊徨則其言
根自有所歸故便即自當自當之外更有何事而
昨見金校理昌協書則高明門下謂我爲言竊心
竊笑之茲者竊看來書之意則似欲我之爲先丈
稱停以較於高明之孝思可見高明之至意矣然
金尚書及木事愚既引伏更無可說至於平日得

罪於先丈者專在於鑄事蓋中其毒者此漢最先
矣及其排斥朱子自立己說將有以易天下則愚
竊不自遜猥自託於闢邪距諛之義而不量其力
之不足將以身殘滅而極力以斥之此於先丈未
免有左右佩劍者也愚於先丈雖未嘗不服而亦
爲斯文世道未嘗不憂歎也至於鑄以凶悖伏法
之後則意謂高明爲先丈當如庾元規之於蘇峻
事後而竊聞高明猶斥打愚陰陽之論其扶護之
意猶在尚復何望爲世道憂之之心又甚於前而
顧以今日老少之說大行其禍將有甚於癸甲故

隱忍而不敢言矣日者金校理來言曩時人以高明抵和叔書相賀以爲今則某僞學自敗吾輩前日不泮按律之請甚幸云云夫僞學之名自有來歷惶恐不敢當而第僞學仍爲逆黨是首尾一身事况如我者此路已熟乎况聞嶺人有疏尤可怕雖然憤鑄之心至今猶甚雖九死而靡悔且雖欲如金憲袖中祭文之云而不成說話於此一事則雖欲爲先丈受惡不可得也幸有以恕其愚迷也若其百世之待非愚之說貴書有人心所同云云是百世以俟之意故欲證成其必然矣大抵今日

兩家各求道理則在我者只得因高明所斥十分警策以庶幾於一斑之窺可也在高明則只前所謂引義告絕四字實不可易底物事姑當如此以俟行言之息斯可矣不必徒事紛紛無益於彼此而有害於時事也

甲子七月二日

答朴士元

懷川往復聞自拙所贈送云想已入覽矣或以爲逼突太甚或以爲大不遜順蘊久發纒不覺至此皆所甘受唯和叔書以不僉送擬札爲實私怨報復之誚而恐無以自解鄙意却不然前此已累及具書未呈

之意而終未蒙索見則是以爲謗己也如此而有冒進之義耶設使冒進見者以爲私怨之故有此懟筆云則安能免報復之誚耶蓋係自己事者雖人言如右皆罪歸於己擬札則若未得開納則是又彰其過而益其累耳豈當初效誠之意哉故未免如此而和叙之見正相反信乎義理無形而意見難齊有如此者未知明見則以爲如何左揆亦何遽置嫌於云云之語耶大臣顧惜國體故其於扶抑輕重之間勢不得不然耳然在賤分則極一幸會也蓋賤分則守株難變而職名則陞而又陞到此地頭勢窮理極應有

變通且名之過實古稱有殃今日之事雖云處義謬妄之致亦自關運數令人怡然如有所得也唯是處義之道猶未了了吾意則欲杜門屏縮其不得躬謝者非欲自絕也實無抗顏之勢而和叙則必欲躬進以謝必欲冒呈擬札必欲勿以父子之私而傷師生之體幸於此商量折衷以示之如何鄙意師非一般自檀弓註以下至粟谷服制之論已煞有等級安可一例致隆極之義而父子之親反處其次耶情義雖不得如前而師生之名未敢改也問候之禮未敢廢也如木川之事北人之疏皆自以爲不知故雖不能

明齋遺稿 卷四
釋然而猶不敢自異耳若使函文真自爲木川之語
北人之疏則師生雖重安可苟合鄙見如此豈蔽於
私情而不能自悟耶和叔許恐煩不能反復幸加三
思而指示之如何至於門戶標榜大爲世道之累者
實先人平日之至憂而到今不覺身陷於此辱親負
國此爲難贖之罪也奈何○知彼之有禍心固尤翁
之先見而持論太偏激成禍機則又先人預以爲憂
者也尤翁邁危之日與人書有曰使某若在以爲如
何不肖謹復之曰先人而在固當以看人不破輸一
著於門下而其於門下自反之道則亦當以己甚致

亂自咎云云尤翁淡以己無己甚之事費辭自辨矣
然曩日之禍實尤翁持論偏峻積失上下之心之致
焉可諱也且先人於當初固以鑿之投合相門主張
橫議斥之以失身而又憂輕脫作弄之無所不至其
末梢所倚附者不止相門而已則亦不可謂不先見
也噫此不足爭而古來激小人之禍者小人固有罪
矣激之者獨無過耶孰與處之得宜而銷弭於未萌
也世之知此者鮮矣而所論得之甚幸甚幸然只當
俟後世公論今無開口處奈何

甲子七月三日

答懷川

伏承下復書又有多少說話愈不勝惶恐之至第所謂申東甚嚴云者又出情外門下視拯平生愚昧乃能作如此操縱之術者耶前日所斥北人以爲無倫悖理無所不至者奉諦辭旨似是指其侵侮先人者故私心以爲感服矣今却更釋一悖字之義似若爲北人分解者然豈門下以拯仰復爲申東故特與北人爲地反以前日之過斥爲悔耶誠如是則非但拯之失望又大矣凡在聽聞亦或不能無疑惑於門下矣語意豪健令人悖怖之諭尤極惶恐前書觸突無所不至固已知罪矣然情迫辭激不覺至此倘蒙少

霽威怒而俯賜情恕則或以爲可矜而不以爲可惡也所謂痛迫痛刻之云只言私心隕蹙迫切之至耳以爲如此故情義不得如前日云爾若謂有離之之意而至引春秋禮經爲教則驚愕甚矣此則又拯言不知裁之罪也迫切之心如此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之教又恐門下之不諒人心也平生尊師之地有此妄見之疑則設令如下教引義告絕寧無慨惜之心乎其欲一效妄見或冀萬一有補者竊恐天理人情之不容己者安能恣然如行路之人耶其終不敢一言者則或以情義之不如前日故愛惜之心未至

而然以此見罪則甘心引伏矣至於慮人或疑全出於怨忿之私故爲此愛惜之言以解人疑之教亦非拯之情也自有此事以來人莫不斥以私憾終至大臣以之上達而拯則自恐其妄見之誤入者或爲私意之所蔽故一皆甘受少無自解之念矣不然則何敢於前日仰復中語到私憾之處不顧威尊之嚴畏不避辭語之逼切直陳竭論無所忌諱使世之執言而見罪者益信其都出於私憾耶門下則反以欲避私憾之迹致疑於用意之巧尤可歎也此等事不須如是喋喋而不無自慨於心者未免因筆略及耳木

川事又蒙勤示當初木院之有通文於此中也不言某事某言而其時到處鄉戰罰削紛然此中之意則以爲太擾故即以雖未知其言之如何而六七年之後追加摘罰事未妥當之意回答矣其後始因打愚之與方伯書家姪到界初也聞其語句而又因人始知出於

門下之所傳欲知其詳申叩於打愚矣其後聞門下索去答通之文以爲此中前已聞之而惡其言之出掩置不答云云此中士友亦非一人以此教之出於意外故咸恨當初答木之文欠於思量不問其爲某語某事出於某人而徑言摘罰之未妥遂爲門下之

所疑也此事支離不須更舉而亦因下教之及而略陳之耳至於尹鑄事不料門下之又以提起也門下於丙辰答不肖之書不以爲己解疑云耶唯此一事自先人在世時至于丙辰積十五六季前後往復彼此彈盡而終得門下之解疑况其人罪死之後尤有何更論之事乎所謂庾亮之罪反復思之終未知果當於先人而至於扶護之云則亦恐是載鬼之車也打愚陰陽之論實未省記昨未免以書叩之則所以見詆者只襲北疏之意而所謂陰陽之論則全無所答未知斥之之言出於何處耶其人事拯自知未曾

挂口而乃以不似之說謂得於士友間相傳而質問於門下云吁可怪也噫先人平日心事門下豈不少諒而奈何尚執此一話頭使之受人頰舌於身後至於此哉如拯之屏伏餘喘守分窮谷而徒以打愚之傳訛門下之過疑而終未免扶護罪人之律則豈非命也老少之論云云曩時人相賀云云皆非賤螻之所敢知也而事忽至此罪叢于身雖微下教之及固不知所以措躬者也以上諸款謹因下教略復一二而唯是金尚書云云何忍提起之責隕蹙之極若無所容也拯雖極頑亦豈忍無故發此說哉季前因宋

彝錫已聞門下之有此說而近又聞令季瑞山及門下諸人到處騰口辭說罔極則安得一向泯默不爲一訴於門下耶夫金丈至情痛迫之語則人誰間然金丈曾於癸巳之秋一訪先人於丙舍爲及當時事爲言先人引咎不仕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其至情可見矣噫殺身成仁一家義烈炳炳則死者固無怨悔於冥冥而生者亦豈真有九人之義哉金丈於先人真有不但曰忍人而已之意則是怨之深也斥之甚也又安有手登薦剡以欺吾君時加存訊以欺其心之理乎今乃追舉其一時至情痛迫無所歸

咎之語以爲癡痕先人之證左則亦豈金丈平日之本心乎前日則只以門下之輕以傳說爲悶矣今此下教則復有因其言而實其事之意人子悶迫之情於此更加一節矣禍變之事崩心隕首欲言而不忍言者誠如下教而到此地頭亦不得不沫血飲泣一暴窮天之冤嗚呼痛哉不肖於當時齒已九矣雖極迷昧無他省識而猶記先妣自決之時先人則不在家中至今追思歷歷如昨人子見此而尚延喘息於人世豈非命之至頑耶先人於辭咨議陳情時有復於慎齋先生一款曰其時某與諸士友聚謀處身之

所亾妻知事急遣婢邀某某至則曰與死於賊不如早決願一見而訣耳某不忍見走歸士友所云云其時先人不在家中曲折實與不肖所追記者合此其實蹟也雖使金文而在亦未必以己不目覩之事身質傳聞之說况今於金文已歿後幾年無端引播其說以爲訾謗之口實即不但爲不肖之至冤極痛抑恐於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先妣處義之明白不肖之尚今了然於心目而中夜泣血者苟有一毫疑晦之端則雖人子爲親之至情何敢抵言若是以欺天地鬼神乎嗚呼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

可言而又與先妣明白處義之一節而堙滅之罪通幽明萬殞無惜仁人君子亦必爲之盡然傷心於此矣五情糜潰不能畢籲伏乞憐察焉區區昏懦之性本不會與人爭辨於敵以下猶未嘗敢以拂言厲色相加此則或爲門下之所俯悉也今於門下前後觸突有同狂妄非但門下斥以悻怖人之見之者猶且寒心而尚不能知止者誠以身處父師之間久蓄憂疑而猝值震薄一向心痛而不自知其聲之疾也紙末所教四字不翅丁寧向見秦仲答書以爲與拯往復艱脆難俊峻示其拒之之意方切惋歎而下教又

至於此則有以仰窺門下之微旨矣惶恐之外更有何言區區心曲不敢不盡而說來說去有如評言使傍觀者見之未知以為何等羞恥事耶今教以無益而有害則尤何敢復為容喙之計也唯當杜門省愆自靖以待盡而已臨書徊徨不知所論甲子七月二十二日懷川答書曰來書感荷然當初此事之發也使我聽而不聞而已則都無事矣而乃敢妄作一書以致漸生葛藤終至於不可收殺則此漢不解事之致也雖悔何及然來教既有許多咎責而辭意之健無異於前只當甘受而其中極有不可曉者略

復奉質焉朱子論心不啻詳矣而於大學正心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今以來教所謂痛迫痛刻與所謂愛惜云者為一心並有之物則與朱子說何其相戾耶雖以尊之談鋒筆勢恐無以服人也大抵前後貴說其所以斥我本源言行者則誠可自省而其餘則無非苟且矛盾抑勒變幻者何為其然耶所謂威怒指何說而云耶此漢方且恐懼修省之不暇何敢有一毫威怒耶若以大臣之言而云爾則怒室色市甚矣至如忍人之說則自尊無端提起心竊怪之而略陳當初金尚書之心

事而已此果此漢之罪耶至於尚書之前後異觀則亦非愚之所敢知問諸水濱可也豈亦非復吳下阿蒙之意耶扶護二字此尊之所甚諱惡者而亦有事實記昔鶴寺之會先文明有白黑陰陽之說而其後乃有指一事而非指全體之云使我有謝李之事此非扶護而何夫鑿也乃敢訛侮朱子則是不知天命而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待行凶作惡而一毛一髮無非罪途故每效其愚於先丈而得罪甚深然此則全不恨矣來教所謂解疑云者不記其如何而以庚申後斥打愚陰陽之論觀之

則雖曰解疑而未免於誤解矣打愚嘗以明言於愚使愚信左右不信打愚則有所不能矣舍季曩者果有妄發矣然孟子曰殺人之父云云夫殺人之兄而乃殺人之父則可謂侵過一層矣且怨不必酬而今乃酬之以此爲罪則渠亦無辭矣然不能教弟之罪則固有所在故淡自咎責渠亦不少怨今事之發也亦累書切戒之亦難保其懲毖極慮極慮尊又每謂門下諸人云此安有所謂門下者耶唯去歲沃川人通文於懷鄉指斥先丈不遺餘力愚聞之大駭而叱責使還取而滅去之此兩

事則因令季城主激而致之也此城主必自知之故不復詳焉唯是來書中師之一字極令人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使我受此則實北疏之爲也故吾斥之無所惜矣若見與渠書可知矣人之疑不疑任他而已唯來諭所謂扶護罪人之律云云正與前日所與和叔書禍福二字相合而欲以此爲持人之資愚本無禍人之心無乃服習於所謂其人而謂人人皆如是耶既書還抹而猶使人見之者前書忘答矣此事不記何時事然文簡先生嘗於石潭日記手抹休庵一款而字字猶鑿鑿

分明此亦有心而可疑者耶至於先妣云云其在誠孝安得不然然日者因金士輔聞尊以母死不明持疇孫竊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愚雖無狀何忍尤而效之乎此不過因來諭之及而不覺其言之冗長也以此爲罪則愚固不辭矣此孫久不敢爲應講計矣今聞大臣請推於榻前而蒙允則不勝惶恐勢將黽勉冒赴而未知終如何也大抵來書怨怒更加一層引義斥絕不宜少緩而猶且云云此則愚昧之所不敢知也幸須諒之甲子七月右書所謂舍季果有妄發云者推之在懷縣也

有宋奎東獄事奎東者卽允翁之門庶也嘗偽作允翁書有所干請於湖南之靈巖郡事覺允翁呈狀請以官治之卽捉囚刑訊一次矣適有赦令推以一次之刑足懲其罪欲放之徃候允翁仍及此意則允翁曰赦令強竊盜則不在赦例偽作吾書其爲竊盜大矣因自發奎東偽造御寶之罪曰奎東私作通政帖以賣於人而書給官教者乃吾門中人也蓋奎東不識字故允翁家欲知其書給偽書之人使人搜換文籍於其家而得此偽造官教也推辭出歸縣則所謂

宋村書給官教者乃宋奎瑞之子未冠者也自告爲奎東所瞞不知而書給云於是奎東爲死囚故卽更嚴其枷鎖而報于方伯推時病作已決歸計故其日離縣而歸家矣其後子敬歸自京謂推曰京中聞君有新謫謂君因宋奎東事以爲殺人之事吾未之學也卽日決歸云君之歸時果有此言耶推曰無之其後聞宋時杰到處肆詈曰殺妻之事則曾聞之矣殺人之事未之學也因而詬辱先人無所不至云卽此事也所謂去歲沃川人通文於懷鄉指斥先丈不遺

餘力云者推之在縣也有宋子慎祠享事推以爲未妥故議遂中止於是沃川人通文懷縣以數推罪其文三至懷縣而懷儒見即裂去故終不得見未知其辭語竟如何也即此事也

所謂因金士輔渠聞尊以母死不明持疇孫竊歎尊之不能推恕於人云者疇錫之繼母昔年自溺於黃山江水以死而此言則全無苗脉其後金士輔委來發明非渠之所言矣渠於往拜之日言疇錫之登第可賀云則尤翁曰聞羅良佐言此孫不合清望云人言如此登第非所喜

也渠適纔聞宋後昌所傳尼山中亦有不合於翰林之語即舉此言以對之則尤翁曰尹拯之言云耶渠曰某素謹慎安有此言只尼山中有此言云矣尤翁曰昔則謹慎而今則全不謹慎云其問答只如此云矣

追而思之殺人之事未之學之語及母死不明之語皆不肖兄弟之所不言而今如此者似是彼中欲以此兩語誣辱故先撰出此語句以託於此中之言而從而應之前後同一關楯也且推於子慎之祠不過其意見如此若託於士論

而攻立異者則只攻推身可也輒以移上於先人此何風習耶然此豈沃人之所能為哉

所謂使我有謝李之事云者李指草廬也而此亦虛言也癸丑冬九翁抵和叔書曰乙巳季間

與某

先人字也

會於山寺草廬亦至余謂某曰兄於

驪尹近日所見如何渠僂答曰彼僂是陰也黑也小人也余曰然則兄交道如何渠僂厲聲答曰豈有以為陰與黑與小人而不絕之理乎其後草廬謂余曰某外雖嚴正而內實虛恟伊日之言未可信也余責之曰寧有如許之某乎兄

誤矣及其歿後有一可信之士自其門來謂余曰尹丈於驪尹交道終始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也余雖不能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為草廬之言可思也云云甲寅答拯書曰愚於先尊丈在世時每奉稟以為惟此陰陽白黑之間不可容髮處非敢謂我陽而彼陰我白而彼黑也然陰陽白黑必有所在使我為陰則我當變而從陽使我為黑則亦當洗而為白矣及至東鶴叨陪之日灑然承一定之教故自幸初崎嶇而卒爛漫矣云云此即此書所謂鶴寺之會明有

黑白陰陽之說者而當日陰陽白黑問答之大略可以想見矣丙午春先人與允翁書曰東鶴之會高明之教以長厚之風為是弟所心服處也所謂白黑之辨只就論議上而言人品之鑑則又是別也云云此即此書所謂指一事而非指全體之云者也當允翁之抵和叔書也忘先人之有此書故以為先人歿後聞一可信之士之言而思草廬之言也甲寅三月拯書偶及先人遺稿有此書然後便執以為前後異言之證而此書遂添作謝李之言以益實其意者也

此謝李之言觀之則抵和叔書所謂聞一可信之士之言亦未必真有可信之士之言也蓋當初白黑陰陽之說者先人必因允翁之所問而答之者也所謂草廬云云之說者非草廬之說而託於草廬者也草廬嘗與舍弟有言又草廬自有日記無此說話云抵和叔書所謂聞可信之士之言而思草廬之言及此書所謂謝李者又因所謂草廬之言而添加者也隨意裝綴如此故北疏則又添同春一款漸加敷衍未知此後又有何樣說話也

懷川此書之後則往復之義亦絕不能復作

印齋遺稿 卷四
答故略記其書中所及者如右

答朴士元

所示向來往復懷川書得失雖已事過無及而不妨商量以資懲愆蓋當初非不知其太逼太細而爲是積年躡嚙而不得吐者不因其言端之發而一爨之則是自抱疑阻以絕長者且使長者見此理直萬一自克而從善則或不爲無益此所以一任觸突而無所諱避者也况江都事實始於還抹之書安得知而不知不一說破乎與辭冀合之諭恐猶未悉此翁之作用也此翁安有向人蘄合之理姑未能盡言至於

六月廿五書則自以前書太逼心亦不安而自我截斷又似不敢故欲略更申謝而亦恐徒受意外說話裁書有日而越趨不送矣適和叔書來以爲不可無更書故即以封呈而果得多少說來又不得已更送長幅猶望其稍有開釋而所答益出意外此則愚迷昏惑之罪而和叔之助也李君輔儘不干事矣渠以近此之故枉受口舌如此類者非一還可笑也第送長幅時君輔適候懷川而還見訪以爲見長者意願和平而此中書亦不似前書之逼切庶幾更不至生事云云此則蓋失於料度也然此中與之撕捱至此

而猶不能料其末梢之至此則於君輔何異焉大抵事過之後靜思厥咎皆我妄作自取學無實得以至於此時獨咄咄而已無星之秤之云可笑知者不待刻數而知之不知者只隨語生解有何益也所已言者猶有太分明之責含糊又何害也幸加之意隨事講訂勿以放過也離羣索居所望於朋友之警益者不啻飢渴而類皆以虛辭相慰或相為慨歎此則反不如攻我者之使我動忍操慮且得罪過而得以省察克治也千萬勿泛

甲子九月二十五日

答趙士威

一承兩書具審多少示教感豁不勝言第猶有辨章之意則恐未敢不更彙鄙見夫自北人疏以來其誣讎於先人者至於此極其欲一籲於天聽使我聖明洞燭彼此實狀者不肖之心與諸友之意何異哉顧念事有大小義有輕重苟有害於大且重者則小者輕者容有不得伸之時矣蓋與其嗷嗷對起力爭一時之是非實不如不校無辨靜俟公議之自定無辨則自起自息只為一邊之一事而對起則相爭相激轉成兩邊之血戰兩邊血戰畢竟不免貽禍於國家則所辨者小而所傷者大不幾於失輕重

之倫乎竊惟今日之事誠莫大之時變也栗谷先生
癸未疏有曰事乃大謬紛紜乖激惟爭勝負不恤是
非同舟變爲敵國朋友按劍相眄下至章甫亦成變
觸朝廷閭巷判而爲二引長爭短厚養禍胎後日之
患有不可測此真千古所無之變云云此一款正似
今日交象而今日則有甚焉追惟先人平日雖終不
能苟同於人而亦未嘗不以彼此物我門戶標榜爲
至憂今以不肖輕妄之故忽犯先人之所至憂者使
世道人心頓至此境如使先人有知其所以惋悼憂
鬱必有甚於栗谷先生當日之心事矣吾輩旣不幸

當此力分之所不及者縱無可奈何其忍又從而添
鬧耶噫人心難罔公議不泯無微不彰無隱不顯事
過之後理自昭著奚待門生子孫之私言而爲加損
於其間耶且雖以所欲辨者二款言之江都事則乃
先人平生引以自咎者也不肖之妄欲辯明而反招
無限詬辱可以爲懲而不可又也尹鑄事則當初先
人之責其失身斷其往復不復待以朋友者其不惡
而嚴如此而一邊之尚以爲口實者亦所以借彼而
爲弇耳亦不足多辨矣欲辨則又不免惹起前後事
端而適以益資一邊之話頭矣凡此曲折思之至淡

千萬更加商量姑勿以此事爲意如何且此不可與不知者言也只與顯道文玉相對商量內定於心中而已千萬心諒○鄙書原草依教贍上栗谷先生以入山引咎而蔡振後疏以爲自道盡之先人以江都事引咎而今乃以此爲疵謗事適相類故引以爲證而其下云云者猶言孟子實有埋鬻之戲云爾只欲明疵謗先人者之尤爲無據而已若其混并優劣之計則意慮之所不到也然區區本心雖如此而言不謹慎如此惡得爲無罪也至論權金二公事者蓋先人嘗記權公事有守在南門信地與金公定爲死所

之語妄意二公守在南門而仙源自焚之所亦在於此故得以同遂其志若適不當其處則其無必死之義亦或與先人同云爾非敢有意於議二公之死也而今論者亦以爲罪云不勝恐悚夫二公之事先人之平生所誦義者則雖不肖無狀豈敢有一毫議二公之意哉况又有謂欲毀仙源云此尤意外此語初非論二公及仙源事而發也只因先人之事而傍及之故語句之略自致如此非有他意也然今此見罪之言出而後方更詳看則文字辭氣誠爲妄率誠爲簡慢雖被以情外之罪實無自解之辭栗谷事雖或

見諒以妄發而仙源及二公家後人見此文字怒其全無敬謹之意則設以身處理亦宜然區區本心實難自白始知修辭立誠乃聖賢真至之訓而不嫻於文字亦非小罪也不勝自訟而無所及矣奈何奈何文字之無心者亦能造次爲罪此後則欲一切閉口待盡無言而已乙丑二月望日

答趙士威

楊山謝書前後五幅既封而更思之既以杜門待盡爲分括囊已再歲矣今忽發多少說話豈當於理耶以此三思反惑未免還寢未知如此處義亦如何幸

以此義講於楊山而回教之如何和書中所叩悔字以其所說數段言之則似是悔得一兩事者也所謂讎字始發於昨年尤翁之書而非不肖心中之所萌也今亦有何可讎之義只是妄見所疑於尤翁者終不可解而即今在不肖私義亦決無忍辱於親而求合於他之理古人所謂收淚告絕者亦可謂戚矣鄙人今日心事只如此而已和之欲尤翁先示悔悟之意俾不肖有轉身之路者誠意懇惻使人感動然事只如此則當初亦何至此境也咄咄而已其他如儀秦賁育局面氣勢亂場狂瀾等語皆不可曉此則淡

願和之更加商量也此優臨發改計故和兄前未及
更修答謝之書幸兄先以此紙仰布如何可以略諒
區區矣

乙丑
月五日

答朴和叔

玄石書曰竊想吾兄躬遭變節亦已有間端居屏
處思惟大體必有怵然感動於中者矣向來養以
士威諸友來訪皆言得見兄書其所以淡加咎悔
者不啻鄭重區區聞之不勝驚喜第念悔字自是
難說有盡底裏一切痛悔前非者有就其中悔得
一兩事者有外似悔責而內實自是不動者未知

吾兄今日之意出於何道也蓋悔淡則心不安心
不安則思所以善處之道此乃次第誠實自然之
理苟或不然而徒爲外遜者恐不如初不咎悔之
爲快矣幸乞略示其蘊以破傾鬱如何弟敢爲此
說者亦有所由聞去冬九丈到京時知舊門生多
以往復事爲言一日長者曰吾亦思之果有所悔
矣諸生拱手稱幸已而又曰今聞朋友之言甚勤
吾必有其過以致於此此所以有悔者也於是聞
者知其意莫不憮然繼而答人書有不言則於身
雖優於世道不優之語然後人益解體想兄所謂

咎悔者未必相同然當人已自處之得失其能各
爲斟酌停當無少偏重而於其所失深加引責分
數益明表裏如一者誠亦未易此弟之尤欲得聞
兄意者也○去歲聞兄家後生輩疑弟以故示其
簡以成紛亂者蒙兄爲之辨釋第未知今果何如
耳近又有人言弟作師生說以害於兄想此類不
一其數末流之弊誠亦可憂也然所謂師友說不
無苗脉自往復書出世之後京中薦紳章甫論此
事者不問曲折輒曰師者道之所在道非則可絕
又曰某公絕之已晚萬口一辭牢不可破至有以

不及儒門爲大幸又有諱避前日師生者又有貶
損其節目者有若臨亂立功之爲雖或有激而發
見聞所及不勝其寒心弟嘗語人曰某公不幸有
父師之故其所自處固不得不異其無此事而專
欲懲羹吹薤者必將盡滅師友之道而後已安有
此理然非可以家到而戶諭之從當參考古今傳
記以示同志云則其意本在兄事之外矣蓋其不
爲明斷於彼此是非者爲弟誦根兩邊皆同却有
不然者弟於兄家事終始參涉難以自諉於他人
定爲公論者兄所知也至於香洞之論其後長者

雖已略為說破不但其言終不成道理事勢况於去夏湖儒與京儒之疏朝夕將上而被人挽止近又傳言前日北人必欲構疏請罪謂今日旱災專由於祖宗不安而然當此之時不識迷漢其當務出氣力與人明辨是非者耶抑當屏退泯伏以俟早晚罪罰之來加耶人之不諒一至於此此亦無如之何矣想兄或不知此等說話略用布告又書示答懷川書曰夫仁友諸書其犯分失辭之辜固非細故矣苟以門下所處言之一舉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其能獨為盛德事耶又曰若非

自函文所先示悔吝之意者彼雖欲負荆請罪於門下其何可得乎又曰江都之事其在魯文所引而自廢者愚恐雖使聖賢當之必不為追罪之矣其餘稱說要非門下所親見則不過得於傳聞之誑誤乃遂因此而處之如此乖朋友平生之義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人心不服而國論不張禍難之萌靡有紀極不審此則終無害於世道耶○答書兒輩皆出外不得瞻呈只抄此以送耳書中所叩悔之一字不翅丁寧敢不略復鄙人如有學力則可以處義而不失如有誠意則可以感人而

相孚自當不至於此境此則大體之悔也若以節目言之則所悔非一夫可言則言不可則默理之當也而既不能言又不能默與權以鋌私言者一悔也兄之垂問也當有早晚面論之便而徑發於文字以資起鬧者二悔也當復允翁之書也新見北疏辱及先人此心不得其平不覺辭語之觸突至於一事一言無不暴揚等語有同兒曹之評言者三悔也幾許經歷過而猶未能悉知允翁之心猶冀其萬一其後猶有再度往復終至貽辱亾親無所不至而後已者四悔也與顯道書中語及栗翁及權金二公事語欠敬

謹文未暢達以致人言之罔極者五悔也所悔如此而其他則只自悼其不幸而已此於兄教數款中所謂就其中悔得一兩事者耶未知兄教復以爲如何後書所教無非指迷導善之方懲前毖後之圖也不唯以救拔昏謬而憂實在於世道不唯以繡縫一時而慮實及於後世此誠文成先生當日之心三復以還不覺感歎之深也且承小紙所示所以勗勉於允翁而開不肖轉身之路者尤爲惻切令人怵然動心有不能自定者噫若只如兄意則更有何事乎只自咄咄而已去歲往復之書今始蒙兄提砭然辛酉擬

書初非不欲更呈也欲俟其索見則彼此俱好而終不得焉耳然其第一段即擬書之意也聞李彝仲以公私雙行見戲云今兄以爲專以礪文事爲主而不及擬書何耶汝中傳兄教以爲當因事復修書問之禮爲始終從厚之道云前日妄見不能猝變雖無私故已無強同之路况今以不肖妄言之故貽辱亾親至於此極則有何顏面更有蘄合之願假令妄見誤疑尤翁而尤翁終不失爲程朱其在不肖私義亦斷無忍辱於親而求合於他之理古人所謂收淚告絕者亦可謂感矣鄙人今日心曲不得不爲吾兄畢之

未知兄意以爲如何所謂讎字始見於去年尤翁之書此豈不肖心中之所萌耶今亦有何讎之之意乎只是妄見不可變改而不容忍辱而求合如右所陳而已前書所謂師生之說曾見一士友書亦傳兄教如此救弊之言不得不然然師非一槩之訓自程張諸子以下至於擊蒙要訣著爲定論若爲一時救弊之故而建爲一切之論以爲不問恩義輕重淺深而皆同之於君父則亦安有是理兄意必不如此而傳之者如此故因教之及而略及之如何前後所教不敢無臆白敢此略布過此以往唯在默會耳

乙丑十月

答羅顯道

懷川疏本不可忍見實不料其至於此極也只因妄言貽此無限羞辱於先人而又使此翁至於此極不肖無狀之罪可勝誅耶只自痛咄而已第辨章之意鄙見猶不然依前無辨不校爲是請陳之蓋先人事兩款之中江都事既已備陳於先人章疏人無不知尹鑄事亦人所共聞世安有黨鑄而背朱子之人哉先人之不爲此童子亦知之安能以欺一世耶不如一切任他以俟公議之自定耳且其疏所謂紛紜所謂天災時變國憂民窮置之度外逐鹿而不見泰山

等語皆一邊之事而反以歸之於此執迹而觀之昭然難罔而猶且如此還可怪也然豈可尤而效之當此天災時變國憂民窮之時對作無益之辨不免爲兩掌之歸則識者之譏將歸於此而不暇咎彼矣噫江都事不必辨其所謂爲鑄毒所中僂成別人以爲世道之害云者其借驪爲筭而陷人之心苟有公心者誰則不知亦安能欺 天日之明乎且以門下諸人之義言之此事雖似不輕亦不過因不肖之事而延及焉者不過一橫途耳不諒時義不守己分徒以區區益激無限駭浪未見其必當於理也楊山之論

士仰之見未知其是也恐不如各自守靜姑修己分
內事可也蓋士之在野者與仕而在朝者語默之節
義有不同若使兄立朝在可言之地則如此事固係
去就之大節稱仕者亦不在此例今在野而何可以一箇橫逆
而出位抗章耶鄙見斷斷如此幸以商量於楊山及
士仰諸友斷然停止且泯其迹勿使煩露如何○小
紙所論與其畏縮而得罪寧欲明辨而罹禍何其過
激之甚耶吾輩為學只恐義理之不得正當耳禍福
非所論今於可以為可以不為之處忘親而犯難亦
豈正當之義耶如不肖則罪戾至此不望苟全東西

南北符到便行何敢為擇優之計耶楊山師弟之說
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限鄙見則只如兄意而安
知吾輩所見為不透而不能覺也此則吾輩與楊山
當更加精義之功求見義理之真是處然後當有歸
一之地矣丁卯二月

答羅顯道

程子被孔文仲之斥而未聞程門諸人之上章朱子
被偽學之斥而未聞朱門諸人之上章已卯靜庵之
被謫也亦未聞靜庵門人之上章至牛栗門下始有
之而重峯所執則實灼見邦國之將亾而發憤盡忠

不能已者不但爲辨誣而已牛溪門下則皆壬寅削奪後事也然如申晚退黃秋浦諸人皆值可言之地而後發皆兼自己去就之節非苟然而已以此等古義觀之其間必有義理存焉豈古人皆不知爲師辨誣致死之義而直寥寥如此耶且其爲之也皆獨自爲之各隨其人之地位高下情義淺深而爲之輕重焉未有如近日招朋引類充數作氣之爲也此事每思其義無乃門生與子弟無間不得爲公言故古人之不得爲之者其義如此耶如此則只當付諸士林之公議一世無公議則只當付諸後世之公議門生

子弟只當尊聞行知守死自靖而已鄙見如此幸以此義質諸楊山與士仰諸友如何唯延平丁亥疏與趙光珖聯名悉陳前後論議異同本末以明栗翁平日心事此最與今日事相近亦或可爲可據之例而此亦數季熟講商確而後發非苟然率爾者也今則似早矣反復思之則與今日事又微有不同者義理誠不可以一槩斷定楊山果無持難之意耶大抵彼疏旣以邪正大判爲定爲國是之意此當爲士林公共之責不但爲門生子弟區區私事也幸更深思以教如何且此事已成近規外論則必以終無一言爲

門下諸人之病而吾人所當勉者只在正當處耳他何顧焉且先行後言百事皆然而此等事尤不可先騰於聽聞千萬慎密幸甚幸甚

丁卯二月

答羅顯道

辨章之意未已淡用悶然每念先人所謂愛國厚恩縱不能報效萬一尚安忍作為無益之偏論重被萬世之罪責之語未嘗不盡然於心兄亦豈不淡體此志耶反復思之終不如一切任他而靜俟公議之自定也朱子之遇遯焚章豈畏禍哉實恐其無益而有害也且以兄之私義言之鶴髮在堂而自取投竄之

禍未知其合理也從弟書引張魏公事彼係國存亡之事尚然况此是非自有公議者乎人皆以為彼邊文字狼藉而此獨無一言半辭則後世何所據而辨其是非乎此則大不然是非之公自有人心之所同然誣辭偽說終不可以欺人自然破綻昭著只使其手足盡露耳若果以文字說話能定國是則自古以來小人之誣陷君子者豈乏文字說話哉而淑慝之分終不可遁以此為憂者恐其不能遠觀也且詳兄意以必及今日辨破為快此亦不然其文字具在豈係今與後耶其下云云之說則似亦出於私意非君

子之用心也世人所譏門下無人之言固已料之然
守不校之遺法付是非於公議超然若無聞焉安知
後世不曰門下有人乎作為一通文字私與同志講
討使後人不迷者豈待抗章而後為辨誣耶設使終
不可停今日則似早矣牛粟兩賢之被誣書名天府
在乙酉而重峯之疏在丙戌延平之疏在丁亥其不
可率爾也如此姑待之如何丁卯三月二日

答羅顯道

宋生寬夫至傳兄與士威之意知辨章之事如弦上
之矢不勝憂厲當此時事艱虞之日他人之紛紜者

縱無可奈何何可尤而效之同歸於一套耶且先人
之受此醜詆已自北人始今四季矣今疏出之地雖
殊其實一也朝廷特以一時之形勢未免依違而

聖明既不以爲然

批辭中略而不答或可
見聖意之所在矣

士林既不

以爲是自吾黨言之雖似大事而自國家言之則豈
不是一場閑爭競耶置而不辨則或鼓或罷自倡自
和不過如是而止耳此邊之宜靜而不宜動道理利
害明若觀火而兄輩之意如此和叔之意亦然若有
不得以自由者豈時運之使然耶咄咄此疏既上一
邊之血戰更始未知末梢稅駕之所則後世之責其

能獨免耶古人之揆篋解帙潛抄默誦者似合今日之時義雖已定計願更與楊山及諸友熟量之如何

答羅顯道

懷川之於先人終至於此極者非真在鑄也特執鑄以爲疵病之資耳蓋先人平日忠告而責善者每切中其忌諱故因鑄一事要以排抑先人使先人之言都歸於虛而自立於無過之地此其私意根柢也然自甲寅乙卯以後鑄事更無可言者而不肖因文字事前後往復畢陳無餘故自以爲解疑而其後則不復以鑄爲言矣甲子往復書始復提起因以扶護二

字作一題目直至今日始乃定爲公案脫略前後事蹟只以己意捏出湊合前後使不知顛末者莫測端倪要以眩亂百世之是非此非特一時偶然所發也

戊戌臘月答市南書云云

己亥八月在坡山答九春書云云

己亥與懷川書云云

右三書在而所謂戊戌七月書及所謂抵權正書則書草不在未知書辭一皆如此而酸甘和劑等語亦見於他書似亦是也但所謂懷川答書者皆曾未聞見者豈懷川見先人書不契於心故與他人書中有

此等語句耶所謂請使人慰之耶築宮師事之耶親臨見之耶等語皆是不平之語先人書豈欲其如此耶既以先人爲尊信於鑄故爲此張皇也且似以右諸書中亦多有觸忤之言故發其不平於此段耶懷川書札之來此中者固多見逸不存者而如此書辭則全未記得必是與他人書而誤引之也先人書中所謂通其論議者謂朋友間採取其論議云爾豈謂待以賓師不煩以職事之意耶所謂迫於羣議屈意而用之云者甚苟若真以爲斯文亂賊且前日往復書中所云不待行凶作惡而一毛一髮無非罪逆云

則雖迫於羣議安有置之講官之理乎當其請仍授進善也以此等人當以格外用之之語自啓於榻前若其時己以亂賊視鑄則亦安有此言然自宋子慎疏已設此歸咎之端以爲懷川出脫之路還可笑也

答羅顯道

所示外言只可得以警惕而墳庵之誚則不得不付一笑也然禍福在天非人之所能爲吾輩唯當無失吾心以死足矣他何足言如致道之類只宜任之使其學果有實功則當自轉耳玄石書錄呈其並舉兄疏與韓疏已太無分別而欲使我爲文字告其墓具

道彼此幽蘊者即前日使我摧謝之意也其時猶或有善處道理猶不知所以成說話則況今幽明之間彼此方寸無可隱閑其於構誣先人之處將何以著說話耶此皆不可曉欲以此意變質而恐或又惹人唇舌姑未率爾未知如何

驪論復出其焰甚烈云云此市南與鄙生及春兄書也驪學之弊固已知之而亦豈料其至此不勝憤慨云云此黃生世楨書也此有其徒見此二書面色如土曰如聞其計此可見公議之難泯云云右懷川抵此中書乃庚子五月廿日書也所謂其徒

未知指誰而蓋在彼中者也李喜朝所謂抵市南書未知何年書耶若在庚子間則不過如此書所稱其徒者也後生輩何知其時事實或誤聞而誤認之亦無足怪然其時亦每以右彼疑先人其爲指斥先人亦未可知然其時則不害爲朋友間相警責之語豈可與後來之疏提起二十年前之事要以擠人於坑塹者同哉彼中欲護兄疏所謂怒其子而詈其父之迹湊合舊年之言以眩後生之目非但此一書而已驪江之自立已說以異於朱子之訓者其與奸程偽朱者誠不同科而安知其一轉則終不至於難

言也况其徒之擬妄者轉相誇耀曰白湖之見高於朱子肆然公誦使人莫之敢撓云云曩在乙未冬春兄抵書於弟曰吾以不尊驪之故得罪於少輩云云驪之斬衰之說又是掀天動地底模樣令人魄奪昨者又聞洛下相傳之說亦是其徒妄相張皇欲以橫駕古今云云

右即庚子四月懷川抵先人書也此書中所謂其徒未知指何人也而向者韓疏中引此書而改少輩爲清議欲以歸之於先人安知其抵市翁書中希徒之云只如此書所謂其徒者而又以歸之於先人耶懷

川疏中既已汨陳前後之言勒加扶護之罪故彼中後生輩何知事實承訛襲謬靡然陷溺而不自覺亦不足責也閱黃諸人則必知之矣

和叔書初欲錄呈而更思之時未作謝矣未作謝而先傳其書雖於親友間似有未安者近俟修謝之後並謝書以上爲計未知如何大抵今日紛囂極矣和見似亦未甚自信欲我之爲文字告其墓者亦謂與一士友言而疑其辭而不能質言其意可見也姑宜默會以俟後日更作如何看爾不須汲汲求歸一也如何和書末二款恐未聞故錄于左耳

允翁聞士元死極加痛傷深恨其不及識面又於文字中刪去嘗及士元者又聞李令擇之曾作書爭虜陣事曰誠與鄙聞不同其何以有此言耶答曰當時只憑滄洲語若如來說吾亦不敢自是云此段似非誤傳故敢及之

右卽和書所示也其言及士元之文字未得見未知初書何等語而後刪之也和則或已得見而遠不能覓見可鬱擇令所爭卽指李喜朝問答中事也以此觀之則可知其專出於造誣而擇令則實知其非滄洲之語故其答不得不遁屈耳和意則似以爲公心

補過者然未知如何

前教李喜朝問答辨說欲索言則於鄙人分上猶有未能安者欲大綱說則又無以見曲折本末且謂世間自有不泯之公議亦無事於自辨矣今和見如是未定恨無由相聚消詳也可鬱奈何

彼書所引宋誠伯一款亦載於韓疏中誠伯亦非不辨菽麥之人安有如此誕妄之言其下所謂牛溪子云云之語則韓疏亦無之可見其隨意撰出也正與東鶴之會旣造草廬之言又造謝李之言逐旋添造一般夫著在文字者亦且添加敷衍惟意所欲不顧

前後如此人之罔極乃至於此耶
庚午二月十三日

答羅顯道

別紙所扣懷川師生之分今不欲更爲提起而吾兄以情問之直窮到底不敢不略對蓋先人與懷川相知已在丙丁之前而其後懷川每往來吾家故自在幼少時已以斯文長者待之矣甲午之歲候於蘇堤書堂適從兄子上氏讀啓蒙仍畱與同讀於席間此爲挾冊之始也其時方讀朱子節要及大全而間以請問於慎獨齋先生則先生謂吾輩中熟於朱書無如英甫須往從之先人遂命就彼一讀大全而歸自

丁酉春始其後數季往來至大全廿餘卷而止竟未得卒業矣自此以師禮事之而情義亦自別於諸丈然謂之同於父子則妄也前日閱相所稱拯與儕流相語曰如我師弟之間情義之篤非他人比云者非拯之言也未知閱相從何得此而至達於天聽也師非一槩之說自程張子以來已有之制服有三年暮季九月五月三月之差則情義之厚薄輕重可知也安有名爲師生則優可同之於父子之理耶先人嘗教不肖曰英甫之突兀處却好須師其好處而病痛則不可不知也又曰汝以朱子書規之如古人之

以三百篇諫可也蓋先人則每以爲其病痛在於氣質而未嘗致疑於心術故所教如此也畢竟鄙見得窺其本源之可疑然後次第狼狽以至於此甲子數三往復以後師生之義則已絕而猶不敢不以舊義處之故雖不復通書而與人酬酢猶以允齋稱之矣丁卯以後則彼之於先人構虛捏無詆誣罔極舊義亦無所施故不復稱其號而只稱以懷川矣拯之於懷川本末如此而已然每回思平昔情義未嘗不怵然興愴實有後來以我爲口實之慙矣玄石之論蓋主經之論也亦何可非也兄之追咎玄石似乎未安

矣然玄石以爲師服無論情義輕重皆當心喪三季未免背於程朱之說此爲不可矣今番 聖教只以父子師生輕重斷之而不問事之是非恐亦無以服彼輩之心而開其惑志也然懷川之用意打訛自欺欺天之實狀只吾輩身當其禍多少經歷而知之耳玄石亦不能盡則雖 日月之明何以悉燭其幽赜耶唯俟久遠之後天理之自然昭著人心之自然開悟而已要非今日口舌之所爭也一覽而去之如何

答羅顯道

聞彼中一番疏章悉復舊套而語益罔極每以不肖

之故貽辱於先人至此自痛奈何其中慎齋先生書及玄石書一段以子貞書見之似兄亦未諳曲折故

別紙書上耳

已卯六月十九日

疏辭中江都事一段若元不舉論則已若舉而論之則必須舉實明言之可也人之詆毀左右者非謂不與諸人偕死也只為導妻子先死而身則苟活也今若只舉上一句為言而不言下一句則人皆以為掩覆前失不可不慎也須十分商量如何

云云

癸巳正月三十日

此書即彼疏所引也慎齋之意初欲先人只以病辭

職而先人本意必欲以江都事為引咎終身之計故以江都事為疏辭主意所謂元不舉論則已云者蓋慎齋之初意也先人之意以上一節為重而以下一節為輕故詳於上而略於下慎齋則以下一節為重故所教如此也

前書往復後更思之江都事所陳列者只是與諸人起義不能偕死而已不舉妻孥慮或更惹口舌燈下略具一書曉送于貴奴處俾為遞傳矣中道得逢貴伴來傳所惠書及疏本彼此意思一般殊可慰也必悉陳然後人皆釋然雖前日訾嗽者亦

不能售其說也云云

癸巳二月一日

右即慎齋後書也蓋前書未及到而先人又有書及疏本之呈而慎齋答之如此也疏本又就下一節而加詳悉故以為彼此意思一般可慰也彼輩既於慎齋遺稿中考出前一書則後一書亦非不見可知先人於下一節初無掩諱之意而必單引前一書以售訾警之說者何也

謹承辱書且對賢胤足當一面慰感倍品疏草似無未盡之意職銜雖不書亦何害之有

癸巳二月四日

此則呈疏之日以疏草往呈而慎齋所答之書也其

時先人以病不能躬進而使不肯進去故答之如此也前日懷川與李喜朝問答中託於慎獨齋諸孫之言以為先人被慎齋之責而始引江都事云云先人之必欲以江都事引咎終身之意一時儕友之所共知也懷川亦非不知之而公肆誣捏乃至於此今番彼疏所引亦本於此矣頃得見彼中所謂後洞問答之說則又以為先人疏辭專為山林高蹈不屑爵祿之言慎齋曰君之江都狼狽人所共知不可為此自高語也然則某之引咎本非其意也云云而亦諉之於慎齋諸孫之言此即因李喜朝問答而又加捏造

者也金生萬圭等昨又來過相與咄咄以為人之罔極乃至於此也後生輩不知其如此方相與傳襲陷入而不自覺未知此禍何時而已耶咄痛咄痛

厥後見書始服草廬之先見此一款誤也其時則懷川忘先人之有此書故其時抵玄石書以為先人歿後有一可信之士來言尹丈與驪交道無變絕交之言須勿信聽雖不敢深信而亦不能無疑以為草廬之言可思也云云右即癸丑冬書也其後甲寅四月因碣銘事往復得先人此書蓋申論東鶴白黑之說有人品論議之辨更以相質則懷川見此書而後便執以為

前後異言之證而甲子書遂添謝李之言矣

丁未年云云一款亦失實先人於庚子夏禮訟事出之後即與驪書責之辛丑春聞驪將歸月川又有一書加致戒勉之意驪終不還鄉終不念聽故先人遂斷往復自此以後不復與驪通書矣夫責善不從而斷不通書則友道已絕矣此所謂相絕也豈必撐眉努眼極口詆罵而後謂之相絕耶癸卯冬先人遭伯姊喪入都仍出寓於龍門山畱過葬事甲辰正月驪以書伴慰先人以其猶有舊意而答謝之乙巳三月遭月川權公喪先人當初識驪實因權公且昨季纔

有因喪見問之事故與驪書相弔而驪又答之庚辛以後只有兩書此而謂之相交如舊耶

與羅顯道

昨偶得懷川與黃江書二紙又有曾所未聞知者甚可怪也一紙謄呈古所謂千奇百怪者真此老之謂也其紹述之禍方橫挈一世而莫之敢撓時運所關奈何奈何

甲申九月十三日

懷川與黃江書曰拯與其徒每欲為大尹掩護黨鑄之迹今日鑄之遺孽於榻前罪賤臣時極贊拯之父子因仰白鑄而復其官爵又復義濟官又

官義濟之弟而再擬拯於大憲其黨鑄之實不言而自不得免矣此朱子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也此後重明良佐等亦且回互而辱我乎於此益見天理之至公無私也拯造言誣先丈及此漢曲折今者始得其纖悉蓋渠謂朴尚淳曰權某聞某以其父求玉堂書示人就某而求見某始不肯出示反復懇迫然後不得已而出示權曰未知定是吾親筆也然以此不美書示人於久遠之後心甚不安從此告絕云云而去權之處義優於我矣朴以此傳於徐宗績徐以此傳於徐文渙文渙以此言

目齋遺稿 別卷四
于賤孫淳錫矣不料其凶狡至此而極也此一舉而盡鑿之計也鑿也與李渙夜揭匿名書於城門而以密疏請盡殺匿名書所錄之人今拯輩傳其衣鉢矣日者良佐偽作檜相書欲如夏竦發石守道棺之爲此蓋其師得鑿之心法陽與我唯諾而陰激鑿以世禍以殺我之遺謀也拯與良佐轉相祖述以致今事日者有名門子弟愕貽而入曰拯也槩也以兇計將先殺金門次及先生家而余以槩故不敢深問矣居數十日而亂作而一切皆驗焉此蓋原於初與鑿作仇而然也時每誦晦翁所

謂邪說甚於洪水猛獸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
參前倚衡自不能捨雖知以是爲人所惡終窮以
死誠甘樂之不自悔也者每讀之誠如爨秋陽而
濯江漢也

今年正月君平蒼黃闖八門愕貽而言曰拯與槩
同謀將欲先殺吾家次及先生豈有如此事乎余
曰何至於斯云矣自今觀之實迹狼藉不翅如泥
中之鬪獸云云羅做檜相之說行間於文谷云云
又一書專詆先人而間有此兩款君平金萬堦之字
也右書中所謂名門子弟也其言極可怪而乃以爲

實迹狼藉又以為一切皆驗尤可怪也所謂檜相指誰耶未知此又何說耶右書所謂重明云云者亦何語耶拯謂朴尚淳云云者其時聞有此等語之傳說者而拯與朴說及之事全不記得矣今乃歸之於造言誠可笑也頃季柳長台之疏也黃江疏以為覆言來歷云云其時未詳其語矣今知乃據右書而言也所謂衣鉢心法祖述等語務極醜詬而不自覺其言之鄙悖如此亦不足怒也此等書札偶或得見則輒有曾所未聞之語不知此外又有何等說話也作為如許誣捏之說筆之於書以傳於其徒未知此禍何

時而已耶時運所關咄咄奈何

明齋先生遺稿別卷之四終

明齋先生遺稿跋

嗚呼先生之棄後學今已十有九年矣安仰之痛久而愈深唯收拾遺文垂示來裔實我子孫門人之責而編摩之不易修刪之難精因循遷就以至於今矣堂叔父副率公再從弟東源甫即余而謀曰遺文之尚未付梓實欲精抄要刪罔有欠悔而吾輩見識不逮假令更遲十年安係其精粹無欠拖延歲月底成無期而前面事故亦有不可料者遂就原本略加節刪依朱子大全凡例爲之序次以活字印若干件役始于辛亥五月訖功于翌季三月凡爲冊五十卷而

別集四卷則徃復懷川書也此是先生所遭之變節不可不備載以俟百世之公論不敢有所徑刪焉先生平日罕有編述有言其將無以惠後人者先生曰古人所作如耒耜陶冶之不可無然後爲之今則經傳以來以至程朱諸書無不畢備就其中熟讀精思知其必然而力行之乃真爲學也乃真自得也苟不務此而徒事著述以求多於前修非務實之學也此又先生之雅意後之人不可不知者也昔我退陶先生之集成於數十年之後如月川寒岡諸公實任其役而猶且鄭重如此今以小子輩之蒙識謏見乃成

之於造次必多差謬而不可悔者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晦者誠可慄惕不但一時得失之議歸責於執役者是懼而已然賴茲之役使遺書不泯則後之尊先生之道慕先生之德者就此而更加勘訂如朱夫子之於二程書以致其精以壽其傳則斯役之得成於今日猶可爲斯文後學之一大幸事也東源使東洙題數行語於卷末噫先生造詣之淺深道德之高下善觀者自可得之於集中又非後生末學之所能形容故不敢槩及而只記義例之大略編成之始末如右云

目錄
崇禎紀元後再壬子四月上澣從孫東洙敬書

明齋先生遺稿跋終

